**法国趣史**

**序**

**了解历史能让我们获知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缘由，明白事件与事件之间的逻辑联系。遗憾的是，随着时光的远逝，历史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个模糊僵滞的轮廓，细节已尽失。**

**要揭开过去发生的事情的真相和内幕，需得作出一番努力，重新沉浸到过去的氛围和情境之中。**

**如果不能令历史复活，历史便不成其为历史。**

**生活在过去的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光辉伟岸的外表下，也有脆弱短缺；悲剧性的人物，亦不失其欢欣愉悦。**

**只有走进这些人物的私人生活，方能对一些事实有真正的领悟。**

**本书类似一本“小历史”，但绝无说教之嫌。**

**书中撷取的是一则则有趣的历史趣闻掌故，读来轻松快乐，每每透着机智犀利，有的则尖酸刻薄，无一不生动鲜活地为我们描摹出故事主人公的情性状貌。**

**这里有好国王亨利四世的戏谑之言，有从外交家塔列朗嘴里冒出的有关旧体制精神的独特见解，有政客福歇嫉妒无耻之语，以及复辟君王路易十八和路易菲利普精致微妙的言辞……**

**没有什么能与轶闻趣事之妙相媲美。**

**这些生动的小故事就像是一本大书的有趣插图，拉近了我们与那些被遥远的时空或夸大或扭曲了的历史人物之间的距离。**

**大概没有哪个国家的历史像法国的历史这般，充斥着如此浩瀚纷繁的趣闻轶事。**

**法国人崇尚独立精神。他们热衷于调侃自己的领袖，尤其当玩笑对象是他们所喜爱的领导。快乐是他们的天性。此外，追根溯源，法国精神是古老的高卢精神的延续。**

**中世纪**

**中世纪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化。封建体制在国王、神职人员和中产阶级的共同作用下逐渐土崩瓦解。**

**“从文学角度来讲，德格朗日写道，平民百姓在文学阵地赢得一席之地的事实，解释了为什么讽刺文学在十二至十五世纪得到长足发展。”**

**总而言之，无论是国王们本人，还是大爵爷们，或平民小卒，自古以来谁也不会与“玩笑”为敌。**

**在拉维斯[[1]](#footnote-1)主编的《历史》第三卷中，朗格罗[[2]](#footnote-2)写道：**

**“一天，博孟[[3]](#footnote-3)就餐时见邻座是巴黎主教纪尧姆[[4]](#footnote-4)，猛不丁问他：**

**——请问您眼前那杯水不喝的话，放那儿起什么作用呢？**

**——这杯水嘛，那位除了水什么都喝的大主教答道，它在我桌上起的作用与大人您在国王宫廷里的作用没啥差别。**

**——您的意思是我一无用处，大人？**

**——正相反 ……当宫廷里某位骑士或其他任何人自由自在地侃侃而谈，甚至信马由缰时，您负责将他拉回正轨。就像这水，只有当我的昂热好酒喝得我头疼了，我才会求助于这瓶让人扫兴的白水。”**

**♣ ♣ ♣**

**卡斯提耶的布朗什[[5]](#footnote-5)王太后一生威严独断。路易九世[[6]](#footnote-6)出于孝顺，凡事唯命是从。**

**太后甚至很少准许儿子与他的妻子—玛格丽特王后单独见面，圣路易也无贰言。**

**有一天，年轻的王后独自待在城堡的花园里，看鸟雀叽叽喳喳地嬉戏玩闹解闷儿。**

**看到太后从远处过来，王后赶紧道，“快跑，可怜的小鸟儿，我看到太后过来了。”**

**♣ ♣ ♣**

**当查理七世[[7]](#footnote-7)得知他那惹事生非的儿子躲到他的死敌——勃艮第公爵家，又在酝酿更大的阴谋，颇有先见之明地预言道：“我的勃艮第表亲可是收养了一只将吃掉他母鸡的狐狸。”**

**♣ ♣ ♣**

**年迈的路易十一[[8]](#footnote-8)退居到了Plessis-les-Tours城堡。尽管畏惧死亡，老国王也不得不考虑让位事宜，私下决定让小儿子摄政。**

**可根据王国的传统，应当由大女儿安娜[[9]](#footnote-9)来摄政。**

**“好歹她是全法国的疯姑娘当中那个疯癫程度最轻的，老国王自我安慰道，要说懂事明理的……一个也找不出来！”**

**♣ ♣ ♣**

**一天，路易十一掌握了王室总管圣保勒[[10]](#footnote-10)叛变的铁证，当即决定要除去这位老朋友。**

**不过暂时这位老友不在身边，国王只能设计先将他骗回来。**

**他写了封友情深笃的信，然而里面穿插了一句语带双关的话，细思极恐：**

**“回来吧，亲爱的朋友，快快回来，我身边现在太缺一颗像您那么好的脑袋瓜了”**

**♣ ♣ ♣**

**路易十一极其惧怕死亡。**

**一天，他召见了一个星象师，此人曾预言过一个灾难，且不幸言中。国王问他：**

**“你既然能预知同类的命运，也能预知你自己的吗？那么，你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呢？”**

**可怜的家伙吓坏了，忙不迭说“不知道，完全不知道……”**

**回过神来，他紧接着说：**

**“我只知道自己会在陛下您驾崩前三天死去。“**

**迷信的路易十一无奈只能放过星象师，没把他吊死。**

**♣ ♣ ♣**

**查理八世声称对那不勒斯公国拥有主权，到了路易十二，又增添了对米兰公国的觊觎，法国在意大利的政治乱局中介入得越来越深。**

**和他的前任们一样，路易十二也与西班牙人过节不断。路易十二行事生硬，有很多次，都是先下手，再将既成事实直截了当地通告他的政敌－天主教徒费尔德南的代言人。**

**一天，这位西班牙大使（即代言人）向主子报告说，法国国王在抱怨被他骗了两次。“他撒谎，这个酒鬼，费尔德南反驳道，我骗了他不下10次。”**

**♣ ♣ ♣**

**庄重的蒙田[[11]](#footnote-11)讲述了一桩轶事：**

**“一个庇加底人已经上了绞刑架，准备受死。根据本地习俗，人们将一个女人带到她眼前，如果他愿意娶这个女人为妻，就能免去一死。**

**他看了看，一言不发。**

**想了片刻，转向侩子手道：“吊死我吧！”**

**♣ ♣ ♣**

**在被选为教皇前，西科斯特五世[[12]](#footnote-12)在罗马大街小巷弯腰弓行，甚至有几个月拄起了拐棍。**

**不怀好意的人传言，这是主教大人吸引枢机主教们选票的策略，因为选票当时相当分散。他的羸弱状态并未持续多久，一俟当选，教皇立时挺直了腰板。**

**有人问他迅速康复的原因，西科斯特五世答道：“当还是枢机主教的时候，为了找寻去往天堂的钥匙，我深深地弯腰捡拾。如今，我拿到钥匙了，只需抬头望天就行了。”**

**♣ ♣ ♣**

**尽管在位时间短暂，西科斯特五世算得上是一位伟大的教皇。**

**可他也常常出言尖酸，行事刻薄。**

**某天，他将米兰雅各宾隐修院院长传唤至罗马，暴风雷霆般地批评他将修道院管理得一团糟：**

**“十五年前，您留宿了一位品行恶劣的科尔德里派修士[[13]](#footnote-13)，还毫无必要地借给他一笔钱。”**

**“的确如您所说，又惊又惧的院长答道，原谅我，圣父。我本意可是行善，不幸的是遇到了一个骗子。”**

**“很好，教皇道，我就是当年那个科尔德里修士。这钱还你。但是，别再犯同样的错了,尤其是永远不要相信那种人。”**

**♣ ♣ ♣**

**也许小说家们会有点夸张，可是话说“国王的疯子”[[14]](#footnote-14)还当真会干出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来。**

**就是贵族老爷们也未能幸免。**

**某天，他们中的一位威胁特里布莱，说要让他死于棍下。**

**疯子别无它法，径直跑去寻求弗朗索瓦一世的庇护。**

**“假如有人胆敢杀你，弗朗索瓦一世说道，我一刻钟后就吊死他。”**

**“啊！陛下，请您还是一刻钟前吊死他吧。”**

**♣ ♣ ♣**

**查理五世大帝[[15]](#footnote-15)某日请求弗朗索瓦一世[[16]](#footnote-16)允许其穿越法国，去往他的荷兰领地。**

**法国国王热情地应允了。**

**特里布莱立刻就在他的小本上记下查理大帝的名字，并且列在了他所知的那些疯子们的名单里。**

**“如果您将他拦住，特里布莱说，那我无话可说。**

**可您要真放行了，我就将他的名字划去，放上您的。”**

**♣ ♣ ♣**

**《大百科全书》中有如下纪录：**

**“弗朗索瓦一世的一位大臣杜普拉[[17]](#footnote-17)，集修道院长、主教、枢机主教等等头衔于一身。弗朗索瓦一世存心讹他，告诉他教皇刚去世。**

**——陛下，杜普拉道，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没有什么比在教皇宝座上安排一个忠心于陛下的人选更重要的事了。**

**——那么如果这个人选是你呢？国王道，然而你也知道，为了满足那些枢机主教的胃口，需要大笔银子，可目前我的银库空空啊。”**

**急于登上教皇宝座的杜普拉随即给国王拿来两吨金子。**

**——这些应该够了，国王道，我再尽我所能地加一点。**

**根据一些秘密信件，杜普拉得知教皇身体硬朗，根本没死，便去找他主子要回他那两吨金子，国王回答道：**

**“我得批评我的大使传递了错误信息，不过请耐心点，他虽然现在没死，早晚会死的。”**

**♣ ♣ ♣**

**默东的牧师[[18]](#footnote-18)跟随杜拜莱[[19]](#footnote-19)主教出使罗马。**

**在一次接见中，主教附身教皇前，根据礼仪，亲吻教皇的拖鞋。**

**拉伯雷见状，消失无踪。**

**不消片刻，主教生气地抓住了他。**

**“请您原谅我的慌张失措，拉伯雷答道，可是教皇让您吻了鞋，还能让我吻什么呢？”**

**♣ ♣ ♣**

**在一次布道中， 一位科尔德里修士激情澎湃地教诲那些犯了淫秽罪的信徒。**

**他大发雷霆道，“听说我们中的一些人头脑发昏，竟然犯了淫秽罪行。然而，要知道这些不幸的人，他们自己家中的妻子是那么可人，换了我，欢喜快活还来不及呢。”**

**♣ ♣ ♣**

**维拉斯格[[20]](#footnote-20)写了些诗词，颇为尖刻地讽刺西班牙的贵族老爷。下面翻译其中一首：**

**“想要活得像大爷，先得装起傲慢来，**

**学点没用的玩意儿，再找个侏儒身后跟；**

**见了卑劣徒，客客又气气，遇见实诚人，恶声加恶气；**

**时不时坐上马车夫驾，夏天里赶赶驴儿。**

**记住可别许任何诺，忘记你生来是个好人；**

**不可放过别人的钱袋，无用之物上尽情挥霍；**

**索取，亏欠，千万别付出。**

**如此，成不了大爵爷，也至少成个大无赖。”**

**♣ ♣ ♣**

**科里尼[[21]](#footnote-21)曾长期跟随阿德莱男爵－博孟的弗朗索瓦[[22]](#footnote-22)，据他言，男爵是头真正的“愤怒的野兽”，随意更换信仰，从天主教到新教，又从新教到天主教，完全随他喜恶，他的恐怖长期笼罩着罗纳河谷四周的地区。**

**攻占蒙波力松城堡后，男爵又开始大发淫威。**

**他命令所有的天主教卫兵从高塔上跳下去。**

**当中的一个倒霉蛋犹豫了片刻，这样的犹豫当然很可以理解。**

**阿德莱男爵嚷嚷道：“好啊！好啊！难道要我重复两遍，才跳吗？”**

**可怜虫嘟囔道：“先生，请您重复三遍吧。”**

**阿德莱男爵大笑，免其一死。**

**这恐怕是他生平唯一一次放过被战胜的敌人。**

**♣ ♣ ♣**

**吃吐司在英国是个古老的习俗。人们转着圈轮流喝一巨大杯子里的啤酒，杯子里有片烤面包，这片吐司属于喝最后一口啤酒的那个人。**

**一天，博林的安娜[[23]](#footnote-23)，这个全英国最美丽的女人在洗澡，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来献殷勤，排着队喝她的洗澡水。其中有一人却在脱衣服，旁人问他缘故。**

**他答道：“我等着吃吐司。”**

**♣ ♣ ♣**

**整个中世纪，教育都靠言传身教。**

**直到十五世纪印刷术的发明，印刷品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都属于奢侈品：最早印刷的书籍只有富有的大贵族和修道院长才买得起。**

**十六世纪后半期，十七世纪初，情况才得到大的改观，相当部分人都能买得起书了，一些类似今天的基督教教理书的小册子也开始传播。**

**一天，《关于虔诚人生》的作者圣－弗朗索瓦•德萨勒[[24]](#footnote-24)被信徒们问到他对婚姻的定义。**

**他答说：“婚姻嘛，你们瞧，是一种状态……一种宗教状态……”， 摸了摸大胡子，像是在自言自语，这位好圣人接着道：“幸亏婚姻没有见习期[[25]](#footnote-25)……否则，恐怕永远不会有修士了……”**

**♣ ♣ ♣**

**气馁或是懈怠？或仅仅因为虔诚信仰？这都不重要，总之，查理五世脱下了紫袍，隐退至埃斯克里阿勒修道院[[26]](#footnote-26)。**

**他实践的且是最为严苛的教律，和僧侣一样过着简朴刻苦的生活。**

**有一天，正轮到他叫醒各位弟兄，他使劲摇醒了一个熟睡的小见习生，觉得这是自己的职责。**

**小见习生道：“难道您烦扰世人这么久还没够，还要来打扰我们这些出世的人。”**

**♣ ♣ ♣**

**在一些儿童历史读物里，常可以读到查理五世大帝爱说：“在我的土地上，太阳永不落”。**

**事实是查理五世的帝国的确疆域广阔，且帝王通晓他这片广袤土地上每个国家的语言。**

**不过他显然对每种语言有不同的偏好：**

**“对上帝，我用希腊语”**

**“和小鸟说话，我用意大利语”**

**“要唱歌，我用西班牙语”**

**“和人说话，我用法语”**

**“至于和我的马们，我说德语”。**

**♣ ♣ ♣**

**来自维拉诺瓦的罗德里盖兹侯爵无钱无势，却骄傲得像个真正的小贵族。有一天晚上，他去敲乡下小客栈的门。**

**——谁这个时间还来敲门？老板问道。**

**——是胡安• 佩德罗•罗德里盖兹•德•维拉诺瓦•德•阿拉夫拉•德•圣地亚哥•伊阿勒康达拉Juan Pedro Hernandez Rodriguez de Villa-Nova de Malafra de Sandiago y Alcantara[[27]](#footnote-27)，侯爵答。**

**——先生，老板吼道，我可没地方给这么多人住。**

**风流君王亨利四世**

**风流君王亨利四世**

**无可争议，亨利四世是所有法国国王中最受百姓爱戴的一位。人们不仅爱他的作为，他那加斯科式的热情活力和机智风趣尤讨人喜欢。**

**一位老历史学家道：“难得的是，有关他的历史纪录的言语都出自于他之口。是发自他所思想，还是内心？哪些是出自其敦厚善良的本性，哪些源于他平易简朴的诚意？至少，可以非常确定的是，在那个既残酷又雅致的时代，他具有一种罕见的人文情怀，对法国怀抱着广阔的爱。”**

**甚至他身上的弱点反令他在民众眼里更加可爱，法国人乐于“对他颇为满意”。**

**亨利三世驾崩不多日，亨利四世便致力于缓和与王国内天主教大佬们的关系。**

**他对他们极尽恩惠，甚至不惜损伤到他最忠实的老伙伴们的利益。**

**一天，睡在亨利四世卧室隔壁的多比涅[[28]](#footnote-28)忍无可忍地发作道：“我们的主子简直是天底下最忘恩负义的人！”**

**——你说什么？亨利问道，他还没睡着呢。**

**——快睡吧，陛下，睡吧，多比涅应道，我还有好多要抱怨的呢。**

**♣ ♣ ♣**

**玛丽•德美第奇[[29]](#footnote-29)十分看重足智多谋的塔瓦纳[[30]](#footnote-30)，拿任何主意前都必征求其意见。**

**纳瓦尔王后[[31]](#footnote-31)的诡计多端令玛丽不胜烦恼，便找塔瓦纳想办法揭露她。**

**狡诈的参谋的回答是——您是女人，她是女人，您设法刺激她、激怒她、让她生气发火，但记住，自己千万别卷进去。这样您把她的一切学到了手，而她从您这儿什么也得不到。**

**♣ ♣ ♣**

**高栋神父[[32]](#footnote-32)对亨利四世助益颇多，尤其在劝解国王放弃原先信奉的教旨这件事上。国王因而对他的建议都很重视，这就引来了一位玩笑者的闲话：**

**“我们的国王真是位好君王：他喜爱真理。遗憾的是他耳朵里总有棉花（法语里高栋音同“棉花”）。**

**♣ ♣ ♣**

**亨利四世那位倒霉的政敌－马耶内公爵[[33]](#footnote-33)又胖又矮，走路都很是费劲。**

**精干健硕的亨利约他散步，在前面大步流星地拽着他走。**

**可怜的公爵大汗淋漓，气喘吁吁，疲惫不堪地迭声求饶。**

**“我的兄弟啊，亨利笑道，我承认今天累得你够呛。不过，就当这是我因你所受一切苦和累的唯一报复吧。”**

**♣ ♣ ♣**

**亨利四世的鲁昂之行受到当地议会的隆重接待。**

**接待团主席负责致例行的致辞，然而演讲稿把他搞得云里雾里，一时呆在那儿，不知往下怎么说。**

**省长原本就对他的那班行政官员，尤其是议员们糟糕的意志力怨气十足，乘机进言道：“陛下，您不应感到惊讶：我们诺曼底人平时就习惯性地‘忘词儿’[[34]](#footnote-34)（‘食言’）”。**

**♣ ♣ ♣**

**美尔希[[35]](#footnote-35)写过这么一则轶事：**

**纳瓦尔的亨利[[36]](#footnote-36)一度财政捉襟见肘，他的作战伙伴们常常要等很久才能拿到该他们的薪金。坐上法兰西国王宝座后，亨利有时候不得不以封官鬻爵的方式来补偿他们。**

**有一天，国王给一位农民绶勋带，以奖励他在一次重要战役中的突出表现。仪式正行进着，新晋贵族释放了一件，诸位可以想见的……不妥之物……**

**农民英雄吸了口气道：“陛下，平民也得有个地儿出啊。”在场的大爵爷们个个瞠目结舌。**

**♣ ♣ ♣**

**“罐炖鸡”国王[[37]](#footnote-37)平日里慈眉善目，风趣诙谐，可是他要嗅到威胁到他威权的气息，可丝毫不含糊。**

**这回他得和议员们较量一番，他们对他推行的南特赦令[[38]](#footnote-38)百般阻挠。在接见完巴黎大法官后，他接着接见波尔多地方法官们。贝尔日•德西弗莱[[39]](#footnote-39)为我们描述了接见场面：**

**“国王和他的孙儿们在圣日耳曼－昂莱城堡的大厅里正玩得高兴，瞥见议员们候在隔壁厅，便离开孩子们过来道：你们看我和这些小孩儿玩闹，别觉得有什么可奇怪的。我既会装扮成孩子玩，也会粉碎[[40]](#footnote-40)一个大人。刚刚我和孙儿们玩疯子的游戏，现在是时候接见你们，玩智者的游戏了。”**

**♣ ♣ ♣**

**人们常常说起1709年那个可怕的冬天。对1608年那个同样严酷的冬天却不甚提及。**

**1月末，有5个运食粮到雷阿勒菜市场的可怜人被活活冻死。**

**一天早上，亨利四世的一个熟人听到君主在抱怨自己的胡子在睡梦中被冻成了冰，**

**然而，那晚他是和王后同床共寝的。**

**熟人狡颉地补充道：“看来，和他同睡的确实是他妻子本人[[41]](#footnote-41)。”**

**♣ ♣ ♣**

**罐炖鸡国王某日突然想起要和一个狡猾的乡下人共进晚餐，那人名叫噶亚赫[[42]](#footnote-42)，素以辞令机警闻名乡里。**

**亨利四世边和他进餐，突然发问道：“‘老狐狸’和‘下流胚’差别在哪？**

**——陛下，乡下人答道“差别就是隔着他们的那张桌子”**

**♣ ♣ ♣**

**亨利的倒霉对手马耶内公爵总是暴饮暴食，吃得体态臃肿。**

**关于他的外貌，还有一个奇怪的细节，他长了一头黑发，可大胡子全白了。**

**亨利笑着问他这是何故。公爵一时语塞，亨利四世的老伙伴忍不住在一旁嘟囔道：“还不是因为他的喉……比他的大脑辛苦得多”.**

**♣ ♣ ♣**

**亨利四世亲近乡间百姓，喜欢随意地和这些乡下人聊天。农夫一个词一句话常常逗得他开怀大笑。**

**德韦拉克神父[[43]](#footnote-43)说了这么一个笑话：**

**“亨利四世和一个农夫交谈时，笑问他，为什么他的胡子还是黑的头发却白了，农夫答道：‘因为我的头发比我的胡子年长20岁’。”**

**♣ ♣ ♣**

**德韦拉克神父还说了一则轶事：**

**有一次，国王远离与他同行狩猎的伙伴，独自在林中遇到了一个农夫。**

**农夫因为听说国王在这一带狩猎，早早候在这儿，希望能看上一眼。**

**——这样吧！你跟我一起，坐我马背上，一会儿就能轻轻松松看到他了。**

**路上，农夫问他：“那我怎么才能认出谁是国王？——那个唯一戴帽子的就是”。**

**随从们见到亨利回来，都脱下帽子围了上来。**

**亨利转身笑问：“好了，谁是国王呢？”**

**农夫道：“我的老天啊，先生，不是您就是我呀，因为只有我们俩头上戴着帽子啊。”**

**♣ ♣ ♣**

**马莱尔博[[44]](#footnote-44)时不时也会显露出尖刻的一面：**

**那还是在三级会议[[45]](#footnote-45)时代，神职人员与第三级代表之间争斗不休。**

**争斗越发升级，直至主教们威胁要退出并请求教宗取消法国的三级会议。**

**这样的结果可不符合德拜勒格尔得[[46]](#footnote-46)先生的利益，他向马莱尔博抱怨道：“我可不想像个被教会驱逐的人那样活着。”**

**诗人答道：“不过，这件事于你很合适啊，因为像个被教会驱逐的‘黑人’，你就不需要再染你的胡子头发了。”**

**♣ ♣ ♣**

**马莱尔博的诗句写得很美，但他却不擅长吟诵自己的诗。**

**他的一个朋友拉康友善地注意到他这个特点，提醒他在吟诵的时候吃掉了一半内容，诗人立即反驳道：**

**“这些诗句[[47]](#footnote-47)都是我写的，属于我，一高兴，我全给它们吃了。**

**这种易怒的特点不是他唯一的缺点。**

**当马莱尔博朗诵诗的时候，最好躲着点。**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爱嘲讽的朝臣某天禁不住说道：“我从没遇到过一个比他更水[[48]](#footnote-48)的男人，和比他更干[[49]](#footnote-49)的诗人。”**

**♣ ♣ ♣**

**黎塞留[[50]](#footnote-50)红衣主教对待那些搞阴谋诡计威胁到国家的贵族，或者像蒙莫朗西－布特维尔[[51]](#footnote-51)那样肆无忌惮地冒犯律令的人毫不手软。**

**他也因此树敌颇丰。**

**当图瓦维尔[[52]](#footnote-52)被告知主教大人上天堂的消息， 这个老兵道：“如果主教大人进了天堂，那一定是去地狱路上的小鬼把他给漏了。”**

**♣ ♣ ♣**

**马扎然[[53]](#footnote-53)红衣主教的悭吝小气可谓尽人皆知。**

**他曾将自己的一个侄女嫁给了年轻的孔代[[54]](#footnote-54)亲王，并诞下一子。**

**布雷奇尼[[55]](#footnote-55)将此消息报告给主教大人，按当时的习俗，报告好消息的人应获得一笔酬金。**

**倒霉的是，新生儿夭折了。**

**什么也没等到的布雷奇尼鼓起勇气来提醒主教他曾经许的诺（酬金） 。**

**——啊！马扎然倒起苦水来：请您别再提这事了，这只会让我再次痛不欲生。**

**♣ ♣ ♣**

**马扎然执政期间，自始至终不断地遭遇其顽敌的攻击。成千上万讽刺他的小册子四处播散。**

**攻势的激烈程度，读下面这首“马萨林之歌”便可领略一二。**

**该死的恶棍，奸诈的泼皮，**

**愚蠢骄傲，野心勃勃，**

**吝啬的高利贷主，渎圣职的罪人，**

**该绞死的，恶毒的秃子，**

**比狂徒更危险，**

**顽固的老虎，专横的叛徒，**

**骗子，无赖，古怪无常，**

**无耻，无礼，忘恩负义，**

**荒淫无度，自夸自大，背信弃义的大叛徒。**

**♣ ♣ ♣**

**这里还有一首讽刺诗，黎塞留和马扎然两位红衣主教都未能幸免：**

**话说主教之烈火，**

**欲彰显给这个帝国。**

**若说他作恶多端，**

**另一个有过之而无不及。**

**黎塞留选马扎然作续任，**

**正是此居心。**

**♣ ♣ ♣**

**一个大爵爷新近娶了个年轻太太，新夫人强烈恳求想要觐见王后，爵爷于是请求来自奥地利的安娜王后[[56]](#footnote-56)给予接见。**

**他对王后道：**

**——王后陛下，不知道该怎么向您解释，内夫人自幼患耳聋之疾，痛苦至今。**

**接见那日来临，这位大爵爷又特意叮嘱妻子：“千万别忘了，王后陛下患有耳疾”。**

**路易十三听说了此事，乐得前来观摩。**

**这是一次独一无二的会面。**

**两位夫人竞相高声喧嚷，最后，受到感染的国王大嚷一声，才得以让两人平静下来。**

**♣ ♣ ♣**

**来自奥地利的安娜王后一直没有生育，奥尔良公爵[[57]](#footnote-57)因而是路易十三的法定继承人，恨得安娜咬牙切齿。**

**她于是加紧祈祷和诵念九日经，祈求主赐给她子嗣。**

**公爵某日见到他嫂子，道：**

**——夫人，您对我的诸多评判我都耳闻了。我只求您如愿以偿，如果国王还有足够存货的话。**

**～～～**

**太阳王路易十四的世纪**

**路易十四的世纪**

**路易十四（1638年9月5日－1715年9月1日）自1643年即位至1715年去世，统治法国长达72年，成为欧洲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史称路易大帝或太阳王。**

**路易十四对外南征北战，扩展法国疆界，对内加强中央集权，在巴黎郊外兴建凡尔赛宫，将大贵族和官僚机构都集中在他周围，强化了君主对财政、军事和经济的绝对决策和掌控。**

**这是法国历史上最美好辉煌的时代，民众的感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细腻敏感。**

**也正是为了这些民众，尤其是社交界的太太小姐们，“大文豪个个思如泉涌，深刻尖锐。” 格朗日[[58]](#footnote-58)曾如此评说。**

**出于国王的意愿，传统礼仪习俗得以保留并细化。但别搞错了，廷臣们仪礼备至的表象下，始终涌动着的是法国人的独立意志和自由精神，尽管王权专制威严，敢于直言的并不乏其人。**

**孩提时代的路易十四性格乖戾，摄政母后不得不常常声色倶厉地规范他的言行。**

**一天，小国王被卫兵长抱上御座。**

**母后按传统礼仪朝年轻的君王深深地鞠躬。**

**——夫人，小国王道，我十分感激您的文明之举，但如果您不再鞭打我，我会更喜欢。**

**♣ ♣ ♣**

**无数公主都在内心暗自期盼有朝一日嫁给年轻的国王。**

**甚至那位曾在巴士底向她表弟的部队开炮的“大小姐”[[59]](#footnote-59)也丝毫不掩饰她的小算盘。**

**太后道：“我们的国王对这位阴谋家堂姐早就忍无可忍，绝不会仰其鼻息，就算她长了个大鼻子。”**

**（未完）**

**～～～**

**彼得博路伯爵与马尔博路关系非常糟糕。**

**某天，一个可怜的叫花子将彼得博路误认为马尔博路，祈求道：“马尔博路大人啊”，彼得博路说，“我不是马尔博路。为了证实这点，拿去这一几尼[[60]](#footnote-60)吧。”**

**～～～**

**项福尔[[61]](#footnote-61)讲述了下面这则故事。博林布洛克勋爵[[62]](#footnote-62)在路易十四病重之时表现得无比殷勤关切。惊讶的国王对他道：**

**——我真的非常感动，而且也非常惊讶，因为你们英国人是那么不喜欢国王。**

**——陛下，我们英国人就像不爱自己妻子的那些丈夫，急切地讨好邻居的妻子。博林布鲁克答道。**

**～～～**

**博林布鲁克勋爵是个大旅行家，而且旅行时喜欢隐姓埋名。**

**在法国旅行时，他的随从——唯一的一个仆人是个黑人。勋爵叮嘱仆人，当有人问起时，要答说主人是法国人。**

**仆人牢记主人的嘱咐。**

**对每个好奇的探听者，他都不忘说：“我的主人是个法国人……呃，我也是。”**

**～～～**

**一部题为《巴拉丁郡公主[[63]](#footnote-63)回忆录》的书汇集了巴伐利亚的夏洛特•伊丽莎白，摄政王菲利浦二世的母亲，从法国寄往德国娘家的800余封信。**

**信中，路易十四宫廷和摄政时期宮中各色人等多少都被描绘得举止粗鲁。对于她本人，信中也有所描述。**

**这位公爵夫人十分贪吃……还是德国式的。**

**她本人是这么写的：“我既不吃巧克力，也不喝咖啡或茶，我无法忍受这些让人上瘾的外国货。我只喝加了牛奶，啤酒或者红酒的饮料。我喜欢我们德国肥厚的酸菜肘子肉。只有火腿和肠才能治愈我的胃。”**

**～～～**

**一天，鲁莽无礼的拉菲亚德[[64]](#footnote-64)元帅想要伤一伤弗雷谢尔主教[[65]](#footnote-65)的自尊，在他眼里，弗雷谢尔主教不过一介平民。**

**——要承认，他恶毒地说道，如果您父亲还在人世，看到您现在的样子一定会很错愕。**

**——不会像您想象得那么惊讶的，弗雷谢尔婉转地反驳道，因为，您看啊，先生，是我本人，而非我父亲的儿子被选为主教。**

**～～～**

**布瓦洛[[66]](#footnote-66)和拉辛[[67]](#footnote-67)都曾是路易十四的传记作者。在荷兰战役中，他们接到命令，不得离弃国王。**

**然而路易十四行动颇有点冒失莽撞。**

**有几个炸弹甚至就落在两位诗人不远处。**

**拉辛还勉强保持着风度，布瓦洛可是已经深感不安。**

**过了会儿，我们这位讽刺诗人请求国王别再这么冒险，因为这样也许他将给自己的传记画上句号了。**

**——那么您距离火炮很近吗？路易十四问道。**

**——也就百步远，陛下。**

**——您没有害怕吧？**

**——哦！陛下，布瓦洛答道，我很为您感到害怕，为自己就更别提了。**

**～～～**

**拉辛想把自己装成廷臣的模样，这让路易十四觉得很有趣。**

**尽管拉辛聪明智慧，可是廷臣的小滑头他一点儿也不会。**

**一天，路易十四看到拉辛正在花园小道上和卡乌阿散步，便对身边的人道：“瞧瞧那两位，我看他们常常在一起，我想我猜到了这是为什么：卡乌尔和拉辛在一起，想象自己也是拉辛那样头脑聪慧之人，拉辛和卡乌阿在一起，想象自己成了像他一样的廷臣。”**

**～～～**

**布瓦洛曾为国王的传记官。这是个又体面又实惠的差事，诗人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不过呀，他对朋友叹道，真是世事难料……我以前写讽刺诗，这算那算是我的擅长，人们常常拿着棍棒威胁我，如今，国王让我当他的史官，对此我可是一窍不通，国王却还要给我俸禄。”**

**～～～**

**雷 塞尔夫医生的笔记里有这么一则轶事：**

**“在法国某个省的小城，有一宫廷里的人来这儿拜访一位嘉布遣会的修士。城里头头脸脸的人物都赶来，打听国王和黎塞留红衣主教的消息。一守卫又接着问道：“那么，您不想跟我们说说约瑟夫好牧师的消息吗？”**

**——他看起来身体不错；可以不须参加任何苦修。**

**——可怜的人！守卫道。**

**——他有不少存款；宮里的大人们来见他都揣着小心。**

**——可怜的人！**

**——他连出行的时候都有很舒服的被褥。**

**——可怜的人！**

**——还有驴子驼着他的床。**

**——可怜的人！**

**——红衣主教餐桌上有什么好吃的都会送一份给他。**

**——可怜的人！**

**就这样，这个老实的卫兵听到每个消息都报以“可怜的人！”，就好像这个可怜人真的怨屈满肚。**

**听了这个故事，莫里哀在他写的《伪君子》一剧里，让那个丈夫一再重复：“可怜的人！”。**

**～～～**

**大家都知道莫里哀讨厌医生。**

**他无法摆脱对医生的反感，大概因为他无法原谅那个没能医治折磨他病痛的庸医的缘故。**

**去世前不久，伟大的喜剧大师病得出不了门。**

**一个朋友自以为好心地为他叫了个医生上门看病。**

**——告诉他我病了，因此见不了任何人。莫里哀吩咐仆人道。**

**～～～**

**兰斯大主教勒泰里尔对于自己的出生，以及自己在法国教会中高高在上的位置十分自鸣得意，虚荣至极。**

**项福尔记述的下面这个场景，是所有关于大主教虚荣事迹当中最滑稽的一桩：**

**“一位常年不在宫廷中露面的公爵，离开他的领地贝里[[68]](#footnote-68)前往凡尔赛宫。途中座驾翻车，马车毁坏了。天气偏偏冷得出奇。他被告知等车修复还要两个小时。他见有一驿车，便问是接哪一位的，答说是为也前往凡尔赛的兰斯大主教预备的。公爵将所有随行人员打发先走，只留了一个，叮嘱他没有指示什么都不能显露。乘着套车的当儿，公爵请主教的一位随从去请求大主教，为他：一个座驾坏在了路上，须等两小时才能修复再出发的诚实人留个位置。仆人便去照办。**

**——这人怎样？大主教问道：看起来像那么回事吗？**

**——我想是的，大人，他看起来挺正派的。**

**——你说的正派是什么意思？那么他穿得怎样？**

**——大人，他穿着简洁，不过还不错。**

**——他有跟班吗？**

**——大人，我想是的。**

**——过去了解一下。（仆人便过去了，又回来）。**

**－—大人，那人将随从都打发先去凡尔赛了。**

**——啊！这还有点意思，不过还得再看看。问问他是不是位绅士。（仆人便过去，又回来）。**

**——是的，大人，他是一位绅士。**

**——那么，让他快过来吧，看看他到底怎么回事。**

**公爵上前来，向主教致意。大主教点头示意了一下，给他让出很小一块空间。这时，他看到公爵佩戴带着圣路易十字勋章。**

**——先生，他对公爵道，让您久等我也很生气，不过，我不能随便让一个什么也不是的人坐我车里，您说对吧。我知道您是位绅士。您曾效力于我所要见的那位吗？**

**——是的，主教大人。**

**——您也是前往凡尔赛？**

**——是的，主教大人。**

**——您是去公事区，还是起居区？**

**——不，我没什么要办的公事，我是去感谢……**

**——是的，去感谢卢福瓦先生吧？**

**——不，主教大人，是国王。**

**——国王（说到这儿，主教身子往后让了让）。那么国王最近对您有何恩惠之举？**

**——不，先生，说来话长了。**

**——不妨慢慢道来。**

**——两年前，我把女儿嫁给了一个不那么富有的人（大主教又挪回到原先的位置）不过，出身很高贵（主教重又往后让了让）。**

**公爵继续道：**

**陛下对这桩婚事很关心（主教听到这儿让出了一大块地方），他甚至向我女婿许诺，一有空缺的总督位置，就给他。**

**——什么？应该是个小城市吧，哪个呢？**

**——不是一个城，主教大人，是一个省。**

**——一个省啊，先生，主教不禁叫了起来，一边退缩到了马车的一个角落。**

**——是的，马上就会有一个空缺了。**

**——哪一个呢？**

**——就是本人那个，贝里省，我想给我的女婿。**

**——什么？先生，您是……省的总督，公爵先生（这时候主教恨不能让下车去）。**

**可是，公爵先生，为什么您不早说？简直不可思议。我都说了些什么呀，对不起还让您久等……这个该死的奴才什么都没告诉我。还好，我从您先前的话语判断您是位绅士：有很多人自称是绅士，实际根本不是！唉，还有这个坏蛋奥兹耶，啊，公爵先生，我很羞愧。**

**——不必如此，主教大人。原谅您的仆人吧，他觉得告诉您我是个诚实人就足矣。原谅奥兹耶，他使您让一个没有军衔的老军人坐进了您的马车；还请原谅我，没有先证明自己身份，就进了您的车厢。”**

**～～～**

**德塞维涅夫人[[69]](#footnote-69)还叙述了这么一则轶事：**

**“兰斯的大主教昨天一阵旋风似的从圣日耳曼回来。他自视甚高，人们更是看他高高在上。他的马车嗒嗒嗒嗒一溜烟穿过南特尔，迎面碰到了一个骑马的年轻人。吁！吁！可怜的小伙子想躲避，可是他的马不听指挥，主教的马车和六匹马最终将小伙撞得人仰马翻，马车也整个折翻了。可是，神奇的是，人和马不但没被压残，反而立马翻身而起，年轻人跃身上马，飞也似的跑了，留下主教的仆人和马车夫，还有主教大人自己在后面嚷嚷：“拦住他，拦住他，这个混蛋！打他100鞭！”**

**主教气哼哼地述说完这趟遭遇，还不解气：“要让我抓到那个小混蛋，非折断他胳膊，撕下他的耳朵不可……”**

**哦，德塞维涅夫人道，他与费耐隆先生[[70]](#footnote-70)真是天壤之别，他总是步行出门：“我实在是害怕自己坐在车上，却看到那么多比我强得多的人还在步行。”**

**～～～**

**德塞维涅夫人的一封信中，写道：**

**“路易十四时而会兴致所至作首小诗。圣－埃尼昂夫人和當久夫人常鼓动国王要如何坚持他的雅好。一天，国王作了一首小情诗，一番琢磨之后，还是觉得写得不太美。第二天的晨起仪式上，见德格拉蒙元帅伺立在侧，国王道：“元帅先生，请您念念这首情诗，告诉我您有没有读过比这更不得体的诗歌。大家知道我爱上了写诗，就什么货色都拿来给我看。”**

**元帅看了一眼，对国王道：**

**“陛下，您的评判真是神明般全然无误，您说得对，这时我所见过最愚蠢，最可笑的情诗了。”**

**国王大笑，说：“写这诗的人是不是很自命不凡？”**

**——陛下，没有更合适的词可以形容这位作者了。“**

**“哦！很好，国王道，很高兴听到您的这番高见，我就是诗作者。**

**“啊，陛下，简直太叛逆了！请陛下把诗给我，刚才读得太仓促。”**

**“不，元帅先生，第一印象通常都是最自然的。”**

**这一恶作剧令国王开怀大笑，然而大家都觉得这是对一个谄媚老臣开的最残酷的小玩笑。**

**～～～**

**布瓦洛谄媚国王没有老元帅那么露骨，因而结局也没有那么难堪。**

**路易十四给他看这首诗时，诗人布瓦洛是这么评价的：**

**“陛下，对您来讲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您想作首劣诗，就十分成功地作出了一首。”**

**～～～**

**德塞维涅夫人还讲述过这么一则带点恶意的小轶事：**

**“**

**～～～**

**粗鲁的让－巴尔[[71]](#footnote-71)来到凡尔赛等待路易十四的接见。**

**等了会儿，这个大个子有点不耐烦了，开始大步流星地在长廊里踱步，像个哲人似的抽起了烟斗。**

**一名国王的内伺见状，很不满地阻止道：**

**——您知道，先生，他对海军大人道，国王住处不让抽烟。**

**——要知道，让－巴尔答道，我在陛下的舰队里可是醉得够够的，才换来在这儿抽一口的权利。**

**路易十四听说此事哈哈一乐，从此让－巴尔被特许保留他抽烟的权利。**

**～～～**

**72页**

**～～～**

**格拉蒙伯爵[[72]](#footnote-72)深得路易十四喜爱，他有时会温和婉转地点拨国王，教他认清身边群臣的真实面目。**

**一天国王坐在牌桌上，似乎陷入了胜负难定的僵局。**

**这时候，格拉蒙走了进来。**

**——格拉蒙，路易十四叫住他，您来为我们做个裁判吧。**

**——陛下，您已经输了，格拉蒙答道。**

**——您怎么知道，您还什么都没看到。**

**——啊！陛下，如果仅仅是胜负难定，各位大人早就让牌给您赢了！”**

**～～～**

**在一次战役中，格拉蒙公爵将军突然病倒，卧床不起。**

**离将军最近的外科医生决定为他施行轻微放血疗法。**

**这位埃斯古拉帕[[73]](#footnote-73)的子弟外表看起来毫无魅力，将军因而对他的医术不抱多大信心。**

**然而还是勉强接受了他的医治。**

**外科医生动手准备针刺时，格拉蒙往回缩了缩胳膊。**

**——看起来，大人，您很怕放血吗？**

**——啊，我不怕放血，我怕的是那个放血的人。**

**～～～**

**阅读曼特农夫人[[74]](#footnote-74)的生平可知，后来成为路易十四平民妻子的这位夫人，在她嫁给诗人斯卡龙之初时，生活颇为窘迫。**

**“有一晚，来了些宾客要邀请，夫人却拿不出烤肉来招待。她身边有一机灵的女仆，话语逗趣讨喜，很得女主人的喜欢。女仆见状道：**

**——太太，您再给他们讲个故事，保准他们注意不到晚餐少了一道烤肉。”**

**～～～**

**沃邦将军[[75]](#footnote-75)功绩显著，但因出生小贵族家庭，很长一个时期，只给了他工程兵上尉这一平常不起眼的职位。然而，他却早早吸引了众多人的注意，他的成就为他招引了不少嫉妒者。**

**这当中最失态的一位，甚至给卢福瓦[[76]](#footnote-76)大臣写信，称沃班不过是走运，或行了巫术。**

**大臣严厉地回复道：**

**“先生，我将您对我所说关于沃班上尉会巫术的意见报告了国王，国王陛下说，他并不知道沃班先生是否会巫术，但陛下很清楚您肯定不会。”**

**～～～**

**路易十四非常看重和尊敬维拉尔元帅[[77]](#footnote-77)，然而国王身边的廷臣却无法消化对他的憎恶之情。**

**无疑是元帅生硬和尖锐的性格为他招来这些敌人。**

**维拉尔对此心知肚明，然而也不屑一顾。**

**回军队前，元帅去和国王辞别：**

**——陛下，我马上要出发攻打您的敌人，把您留在我的敌人中间。**

**～～～**

**蒙莫朗西－布特维尔伯爵的儿子——卢森堡元帅[[78]](#footnote-78)是个驼背。他父亲因参加决斗，被路易十三处决[[79]](#footnote-79)。**

**这一生理缺陷并没成为他从军生涯中的障碍，在荷兰战争中，他作战既英勇，也灵活。**

**在奥格斯堡同盟战争[[80]](#footnote-80)中，他成为威廉三世[[81]](#footnote-81)的大对手。**

**在尼尔文登，两名敌手短兵相接，异常激烈，僵持之下，威廉被逼得怒吼一声：“我和这个坏驼背永远没完！”**

**卢森堡公爵事后得知，仅仅说了一句：“他从没能到我背后，怎么知道我是驼背。”**

**～～～**

**巴黎大主教弗朗索瓦·德阿尔莱在1682年的神职人员大会当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次大会中，法国的高级教士与罗马教廷发生了争执。**

**不久，有人打造了一枚纪念币，上面的图案为一名教士跪于教皇前。**

**铭文是这么几个字：**

**“他忏悔，但他不脸红。”**

**此后不多日，弗朗索瓦·德阿尔莱竟一命呜呼，终于没能戴上他渴望的红衣主教高帽。**

**～～～**

**路易十四在礼拜堂双膝下跪，聆听《上帝怜我》，这首吕利作曲的首次演奏。**

**整个宫廷都跟随国王跪拜聆听。**

**乐曲演奏完毕，国王转身问他的朋友格拉蒙：**

**——您觉得音乐怎么样？**

**——这乐曲对于我的耳朵很柔和，对于我的膝盖而言可是有点生硬。**

**～～～**

**勃艮第公爵夫人多少像个被路易十四宠坏的孩子，她对曼特农夫人没有太多好感。**

**有一天，公爵夫人不客气地问她：“您知道为什么英国最伟大的君主是伊丽莎白女王？”**

**见曼特农夫人无言以对，她接着道“在她治下是男人们在执政，而国王治下，则是女人执政。”**

**～～～**

**格拉蒙病得最重的时候，喜爱他的路易十四很是为他忧心忡忡，因为国王知道他这个朋友不是很虔诚[[82]](#footnote-82)。国王派了當玖去劝说他认真考虑信上帝这件事。**

**格拉蒙仔细听完，转向守在床边他那位虔诚的妻子道：“您可当心，国王想瞒着您让我改信。”**

**～～～**

**十七世纪时，讽刺短诗流行一时。**

**这种短诗不拘一格，无所顾忌。**

**生前树敌无数的卢福瓦大臣突然去世时，一个诗人写下了这么几行：**

**“死神抓走卢福瓦是个错误，**

**这固然是颗绝妙的脑袋，**

**然而当他被置于死亡法则之下，**

**死神也得乖乖交出300万；**

**这笔钱付得并不亏，**

**完全值所取得的那颗脑袋。”**

**～～～**

**路易十四的长孙，勃艮第公爵天性慷慨，加之费内龙的教育，使其情感更为细腻优雅。**

**当读到书中有一页对他极不友善，这位亲王不过轻描淡写道：**

**“千万别去谈论大人物们。如果你说好话，就在撒谎；如果你说坏话，那么必招致怨愤。”**

**～～～**

**路易十四密切而严厉地关注他的儿孙们的教育。**

**在他众多儿孙中，年幼的贝里公爵表现得尤为天性难服管教。**

**一天，国王决定将他关在他自己房间里。**

**老师关上了窗户，拉上了窗帘，因为据说关禁闭的人不得见阳光。**

**——您真是会让我开心，年幼的王子立刻说道，这样我眼前的景象就您一样丑陋和令人作呕了。**

**然后，他就开始用拳头用力砸桌子。**

**——请您放过那桌子，先生，他不属于您。**

**——那它是谁的？**

**——属于国王。所有这儿的一切都属于国王陛下。**

**——哦！您不许告诉我这不是我的，狂怒的孩子嚷嚷道。**

**然后他又开始大声拍屁股。**

**老师决定还是别再坚持了。**

**～～～**

**路易十四和蒙德斯潘夫人的私生女德布洛瓦小姐与夏尔特公爵，即未来的摄政订了婚。**

**——您不知道吗？德盖律丝夫人对公主道，公爵疯狂地爱上了德波旁小姐？**

**——这并不重要，德布洛瓦小姐道，我不担心他爱不爱我，担心的是他娶不娶我。**

**～～～**

**旺多姆公爵长得实在乏善可陈，遇到一个和他一样丑的人，自然会甚感欣慰。**

**一天，说起这位长着长鼻子厚嘴唇的可怜的德讷穆尔夫人，他对马夫道：**

**——看她那样，活像一只正吃樱桃的老鹦鹉。**

**～～～**

**路易十四欲与摩洛哥交好，为此，苏丹派了使团来到凡尔赛。**

**年轻的德孔蒂公主有机会和大使攀谈了一会儿后，非常惊讶穆斯林宗教可以允许如此多样的妇女。**

**——夫人，大使优雅地说，因为在我们那儿要遇到很多个女人，才能有在这儿遇到的一个女人身上的优点。**

**～～～**

**辅国公沙密亚荷1699年被任命为财政总管，1707年又当上战争大臣。**

**一些妒红了眼的声称他是靠玩球桌游戏才爬到这个位置上，大家都知道这是路易十四爱玩的游戏。**

**沙密亚荷死后，其中一位撰写了下面这则墓志铭：**

**“著名的沙密亚荷在此安息，**

**国王的首席公证人，**

**台球桌上的英雄，**

**内阁府里的庸才。**

**～～～**

**路易十四世纪的作家对大人物们可是手下毫不留情。在其中一位的书里，我们可以读到：**

**“法国大部分房子不是通过买卖，便是高利贷得来，有时候则是劫掠得来，又在刀剑中失去。**

**“一位爵爷在军中恣意挥霍，他的子女们落得一身债，通过打官司勉强保住了一阵子田地，他们的城堡破敝衰朽，子孙们下地劳作。 他们将他们的子女送往巴黎去碰运气。这些已变成平民，穿布衣的孩子坐在宫殿外的台阶上，不久后，终于爬到了他们父辈的位置上，有时候是通过步步算计经营，有时候是突然一下子。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周而复始，从平民变贵族，又从贵族跌回平民，从不间断。”**

**～～～**

**随着年岁的增长，路易十四收敛了他昔日的滥情。**

**先是冷落，随后干脆抛弃了蒙特斯邦夫人和丰当吉夫人，只将注意和喜爱集中于曼特农夫人一人，不久后，即和这位平民夫人结婚了。**

**塞维涅夫人曾记述道：“我也不清楚是哪位朝臣先嚼的舌，大家都暗暗将曼特农夫人叫成曼特纳（maintenant法语意思是“今天”）夫人。这位南特农或曼特纳夫人每天晚上的8点至10点都和国王陛下共渡。”**

**～～～**

**一天，自认为有着演说家天才的神职人员意欲挑战亚眠主教，善良的拉莫特先生：**

**——主教大人，他道，我在讲道，可您好像睡着了。**

**——请原谅我，我的好神父，主教温和地说，如果我在您说教的时候睡着了，那是因为我被您催眠了。”**

**～～～**

**那不勒斯的副王多苏纳在复活节期间去探视苦行犯。**

**根据习俗，为了纪念耶稣受难，每年这时候都要释放一名犯人。**

**所有被提问的苦役犯都声称自己是无辜的，是误判的受害者，或者至少都各自为过去的罪行找个好借口。**

**只有一个坦诚自己犯的过错。**

**——给我把这个坏家伙赶出狱外，多苏纳嚷道，我不能让他待在里面把我其他这些所有诚实人给带坏了。”**

**～～～**

**费内龙修道院长是个十分一丝不苟的人。当涉及到他人财产之时，他从来不与自己的良心妥协。**

**当被任命为坎布雷主教后，为遵守古老教谕当中禁止积累财富的教规， 他迫不及待地就把富裕的圣瓦莱里修道院给没收了。**

**兰斯主教勒泰列尔气愤难平。**

**而费内龙的无动于衷更激怒了他。**

**——您将失去我们。他对新任主教道。**

**～～～**

**每个职业有时候都有自己的绰号。**

**如今我们仍然称呼理发师为鳕鱼，这个绰号是怎么来的呢？**

**在伟大时代，以及紧接着的那个时代，大贵族们都流行搽粉。**

**凡尔赛宫中常年驻守着理发师以便随时调整老爷们弄乱的高耸假发。**

**他们会在假发上扑大量的粉，以至于弄得自己，用当时的语言来说，像在面粉里打过滚的鳕鱼。**

**这个绰号从此传至今日。**

**～～～**

**当詹姆斯二世逃跑后，英国人想要选举一位新国王的过程遇到了诸多麻烦。**

**辉格派想废黜詹姆斯，选他的女婿，奥兰治的威廉三世为国王。**

**托利派接受不了如此革命的做法。他们说，应该将詹姆斯二世的逃逸看作退位。**

**而威廉自己的主张只是令情况更为复杂：他不愿意成为“女王的丈夫”，“女人的传达员”。**

**最后达成了一项妥协方案。**

**威廉和玛丽均为国王，权力均等，所有政府法令均须两人联合署名。**

**用詹姆斯自己的话来说，“可不满足于给太太系围裙。”**

**～～～**

**路易十四统治的年代，人们花钱可以买一个兵团，一个连，就像花钱买一个法官和财政官的职位，或者买一个乡下房子一样。**

**这是一个围嘴上校时期。**

**这些年纪轻轻的军官们对自己的出生洋洋得意，个个自命不凡。**

**另一边，则是他们父辈年龄的少校，中尉们，他们家境贫寒，晋升无望。**

**一天，一位王家上校十分傲慢地对他的副官少校道：**

**——最好知道什么是我们之间的差别。**

**——我当然知道……，另一个道，像您那样的是用1万镑造就的，我这样的则是30年尽职服役换来的。**

**～～～**

**十八世纪**

**十八世纪**

**十八世纪开局很不利，路易十四强制推行的严苛政策激起的民众反应深刻影响了摄政时期的头几年。**

**在这个怀疑主义的时代，道德松散，人们乐于说风趣话来给一切找借口开脱。**

**贵族阶级自己也在为新思潮的散播和大革命的酝酿推波助澜，他们没有预料到后果会如此沉重。**

**阿尔伯特 马梯耶兹有言，“那些个装满了各种理论和言语的扑粉擦脂的漂亮脑袋里不久将落入参孙[[83]](#footnote-83)的篮子”。**

**巴拉丁公主，摄政[[84]](#footnote-84)的母亲对自己的儿子了如指掌。**

**——他具有一切优点，她道，除了一点：善用这些优点。”**

**～～～**

**奥尔良公爵时不时喜欢在他曾经的老师杜布瓦的陪同下外出。某天，他们潜入一家公共舞会当中，两个同谋并且决定继续隐匿身份。**

**于是，杜布瓦没少踢他同伴的屁股。**

**——嘿！杜布瓦，你装得可有点太过了！”亲王道。**

**～～～**

**摄政时期之初，甚至整个十八世纪上半叶，全法国都流行英国风。人们鼓吹英国的风俗和自由英格兰的政治机制。**

**一位英国游历归来者面对听众充满激情地讲述英国的政体，听众当中有好几位主教和几位修道院长，演讲者的钦慕之情令听众席中的塞格朗修道院长很不快：**

**——先生，据我对那个国家一星半点的认识，在那儿生活对我毫无吸引力，身处那种地方只会令我非常痛苦。”**

**——正因为您在那儿不舒服，所以这个国家才那么棒。演说者反驳道。**

**～～～**

**一天，一位曾经颇受宠于德维勒鲁瓦元帅[[85]](#footnote-85)的夫人听说她的这位老朋友战场之外又有不少新斩获，很不是滋味。**

**——我倒很想知道，她道，元帅向哪位抛了手帕。**

**——稍安勿躁，另一位太太阴险地回应道，元帅已经很久不擦鼻子了。”**

**～～～**

**鲁耶·杜古德勒先生曾担任摄政时期财政委员会委员，他为人相当正派诚实，只是不时爱喝上一口。**

**一天，委员会主席诺阿耶公爵当着摄政亲王的面，颇不留情面地说他：“鲁耶先生，那儿还有几瓶呢”。**

**——有几瓶酒倒是很有可能，被刺激的鲁耶道，但是从来没有酒坛子[[86]](#footnote-86)，这点您同意吧。**

**～～～**

**圣弗瓦喜欢冒险，动辄提着剑和人理论。一天，他对另一个剑客挑衅：**

**——您得承认，先生，您恶臭难闻。**

**——您侮辱我，先生，对方道，您必须得给我个理由。**

**决斗场上，圣弗瓦还是不依不饶：**

**——我们简直疯了，居然为了这么件一事互相砍杀。如果您杀了我，您也不会因此好闻一些，如果我杀了您，您只会更难闻。**

**～～～**

**埃克斯拉夏佩勒协定[[87]](#footnote-87)签署后，德萨克斯元帅返回凡尔赛，凯旋的英雄受到了荣耀的接见。**

**这位老战士并非盲目乐观之辈。他非常清楚自己的使命已经结束。**

**当听到一位部长的恭维，他道：“我知道，我知道。但我们会被遗忘的：我们就像大衣，人们只有感到风雨将至时才会想到。”**

**～～～**

**罗伯特·沃坡曾担任英国首相多年，执政期间，他可是用尽贿赂、诡计和谎言各种手段技俩。**

**一次，他需要表决通过一项重要的法令。**

**因担心这个法令会遭到反对而流产，他又使出了狡诈的招数。**

**他请坎特伯雷首席主教佯装得了重病。**

**主教毫不迟疑地照办了。**

**选举那天来临，英国大部分主教悉数到场，他们都盯着很有可能即将空缺的重要位置，因而个个表现得尤为乖巧。**

**他们都投票支持沃坡，法令得以顺利通过。**

**法令一俟通过，首席主教的病也不治自愈了，沃坡则可以暗自嘲笑那些上当受骗的高级神职人员。**

**～～～**

**波旁－孔代公爵，在法国实行lao金融系统期间敛了一大笔财富。**

**有一天，他很不识时务地当着王室金库掌管人图尔梅内的面吹嘘起来。这个刻板严肃的官员当场绿着脸道：“大人，您祖父的两只股就比您所有一切都值得多得多。”**

**～～～**

**当Law的私人银行被宣布成为王家银行后，各家东西方公司[[88]](#footnote-88)都合并进来。法国人对纸币显示出疯狂的痴迷。从早到晚，银行窗口所在的Quiquampoix街人群川流不息。**

**某日，一位行人对其中最激动的那些人道：“嘿，先生们，别担心你们的钱还有多少，它们会通通都被人拿走的！”**

**～～～**

**路易十五的财政状况一度非常糟糕，甚至不得不将他的银制餐具拿去换钱。**

**几天后，与即将晋升元帅的埃央公爵谈话间，路易十五问道：**

**——您是否也把您的银餐具卖了呢，我亲爱的公爵？**

**——我的上帝，没有，陛下。**

**－—您也该卖了兑点现。**

**——当耶稣基督周五受难时，他很明白三日后他必复活。埃央公爵答道。**

**～～～**

**德夏凡尔尼伯爵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路易十五总是把他所要说的都集中在当天或次日的狩猎活动中说。**

**一日，“他沙哑着嗓子高声呼唤罗斯马特，他的首席投枪手。**

**——罗斯马特，他问道，猎狗们疲乏了吗？**

**——是的，有不少都累了。**

**——那马们也累了吗？**

**——我觉得是的。**

**——可是，国王接着道，我后天还要打猎呢。**

**罗斯马特沉默了片刻。**

**——听见我说话了吗，罗斯马特，我后天还要打猎。**

**——是的，陛下，您说第一个字我就听清了。只是，让我难过的是，我一直听您在关心狗和马们是否疲劳了，而从没问过人是否也累了。”**

**～～～**

**那是“英国风”在法国大行其道的时代。**

**路易十五坐着四轮马车来到苏瓦兹，一位卫队长官骑马小跑到马车门前。**

**由于之前刚下过一阵暴雨，道路泥泞，卫队长坐骑的马蹄无时不刻地将污泥溅到国王身上。**

**——德內东谢勒先生，路易十五终于忍不住道，您溅得我满身泥点子吶。**

**——诶，上帝啊！陛下，您说对了，德內东谢勒道，他将国王说他“您溅脏我了”，听成了“您是英国式的”。**

**国王恢复他的优雅姿态，对随从道，“瞧，又一个我觉得有过了火的英国迷。**

**～～～**

**巴黎大学被视为拥有“国王的长女”之头衔。**

**以此为资质，巴黎大学的校长在凡尔赛宫被觐见时，享有“两扇门”的荣誉。**

**福尔诺曾任路易十五时期巴黎大学的校长，他的身躯罕见的肥硕。到了圣烛日那天，按照习俗，福尔诺来到王宫朝见国王，传达官不知出于疏忽，还是无礼，只给他开了一扇门。**

**然而校长没有皱一下眉。**

**国王见传唤多时了，他还没动静，便派人去问什么缘故。**

**——请去告诉陛下，福尔诺答道，他女儿太胖了，没能从只开了一半的门里进去。**

**～～～**

**路易十五无法忍受他的堂亲孔蒂亲王，这位亲王的无知和无能令他很恼火。**

**一天，国王对他的态度尤为生硬。可怜的亲王对他的朋友蒂尔克奈尔敞开心怀，诉说不幸。**

**蒂尔克奈尔语气沉重地安慰道：**

**“啊！我的大人，如果您有钱且有头脑，或许还有机会报复他”。**

**～～～**

**在写完《西班牙的道歉》章节后，路易十四骄傲地在他的《回忆录》里写上，在基督教世界，他的王冠无可争议是第一位的。**

**路易十五也对此深信不疑。**

**一日，他派去普鲁士的使者德托尔西骑士被召至王宫，请他讲述有关国王的事。**

**“您在说哪个国王？”听者问道。**

**“当只说国王两字时，难道不是法国的国王吗？”骑士道。**

**“难道普鲁士的国王不是国王吗？”对方又问。**

**“当然是的，只不过在一切毛发中，有的是丝绒”。**

**～～～**

**當特拉格小姐千方百计地想要嫁给巴松皮埃尔，然而她和她的人使出的种种计谋都不见效。**

**當特拉格恨得咬牙切齿，咽不下这口气，某日见到巴松皮埃尔，对他道：“宫廷里从未见过像您这么傻的傻瓜”。**

**“事实上，您所见的正好与您所说的相反”，巴松皮埃尔轻柔地答道。**

**～～～**

**在一个团会中，有一位耶稣会士[[89]](#footnote-89)，某日，一位一头火红头发的年轻爵士来会中报到。**

**这位耶稣会士对同行者道：“这人长了和犹大一样棕红的头发。”**

**新来者闻听此言，没有失去风度，反唇相讥道：**

**“我不知道犹大的头发是否为红棕色。不过我倒是很清楚地了解他是耶稣团会里的一员。”**

**～～～**

**在枢机主教冈噶内利入主圣皮埃尔大教堂前，路易十五收到有望当选教皇的十二位枢机主教名单。**

**诺阿耶公爵负责为国王陛下诵读名单。**

**名单之首所写的是Sacripanti枢机主教的名字。**

**诺阿耶公爵有意把他的名字略过不读。**

**路易十五道：“可是，您只给了我十一个名字，我可是被告知共有12位枢机主教”。**

**国王拿走那张名单，道：“似乎您没有给我念Sacripanti主教的名字”。**

**尴尬的诺阿耶答道：“陛下，我以为Sacripanti是所有这些主教的一个共同头衔”.**

**~~~**

**法国的Gallicane天主教会没少给教皇本笃十四出难题。**

**一日，正举行赐福仪式，信徒们都下跪了。**

**只有一个不知名的家伙，弯着腰立者。**

**“我原谅他了，教皇笑着道，根据Gallicane教会的自由信念，我原谅他。”**

**～～～**

**已迈入高龄的拉孔达米讷决意要娶他自己的一个侄女。**

**他写信给教皇以获得特许。**

**知道拉孔达米讷患有耳聋症，饱受其苦，教皇回信道：**

**“我给予您所请求的特许，情愿的程度，与困扰您的耳聋为您的家庭安宁作出贡献一样”。**

**～～～**

**伏尔泰第一次秘密返回巴黎时，几名办事员扣留住他，并礼貌地问他是否有特别的物品需要申报。**

**“我想应该没有，伏尔泰道，除了我自己，应该没有什么更违禁的物品”。**

**～～～**

**修讷公爵十分自负，然而他才智平庸，而以铺张摆阔出名。**

**某日，他命人为其妻子画了一幅画像，将妻子画成古希腊神话中代表年轻的女神Hébé的形象。**

**但他不知道该让人怎么画自己。他把困惑说与季诺小姐，季诺建议道：“不妨把您画成Hébété”。**

**～～～**

**博马舍的父亲是个钟表匠，宫廷一众人因此对他颇为不屑。**

**一日，一位大领主见博马舍正穿过凡尔赛宫的长廊，便一脸迫切地走上前去，道：“哦，博马舍先生，遇到您可真巧。我的表坏了。能否请您看一看。**

**“非常乐意，侯爵先生，不过得先警告您，我可是个相当笨手笨脚的人。**

**“纯属谦虚之辞，先生，还是请您给看看吧。”**

**博马舍于是接过表，故意任其掉落在地，表立时摔破了。**

**“真是万分抱歉，侯爵先生，不过我可是和您说过，我不是个灵巧的人。”**

**～～～**

**蒙蒂雍先生创建了多个得到法兰西学院承认的年度道德奖。然而他本人的人品却与圣人相去甚远。他的惊人财富都来自于横征暴敛和贪得无厌。沃镇每个村庄都因这个无情的高利贷者不知羞耻的盘剥而破产。**

**当蒙蒂雍的遗嘱曝光后，一个尖刻的政论者看到遗嘱主人如此慷慨地成立了这么多基金，禁不住写信给朋友：“他真不该生前做这么多事。”**

**～～～**

**在《路易十五的奢华》一书中，记载了下面这则轶事。**

**杜百丽夫人某日将她的一名厨师粗暴地解雇了，唯一的理由是这位倒霉的厨师长的像杜百丽夫人痛恨的绪瓦瑟尔部长。**

**——您是为我服务的吗？她问道。**

**——很荣幸是的，夫人。**

**——哦，您长得太险恶，去告诉我的管家，我不想再见到您，让他即刻解雇您。**

**国王情妇的命令立即得到了执行。**

**不久，这位复仇女神对国王道：**

**“我已经把我的绪瓦瑟尔撵回家了，您打算什么时候将您的绪瓦瑟尔撵走？”**

**～～～**

**博马舍的活跃思维不时给他惹点麻烦，有时候麻烦还不小。**

**一日，修讷公爵**

**～～～**

**蓬巴杜侯爵夫人的真名叫让娜 · 普瓦松[[90]](#footnote-90)。路易十五将她晋升为贵族，侯爵夫人还不满意，于是国王又为他兄弟封了爵位，头衔为马里尼伯爵。**

**国王的宠妃依然不满足，她想要得到的是一块更大的蛋糕，于是去和国王请求为他兄弟授圣灵团骑士称号，获此封号者佩戴的是悬挂十字架的蓝带饰。**

**这是个不小的荣誉，路易十五多少有点迟疑，觉得此事还是应该先聆询宫中资历最老的一位贵族。**

**这位大贵族一向以自己的头衔和他古老的贵族血统为荣，对新晋伯爵马里尼充满不屑，冷冷道：**

**“我不认为那条鱼大到能佩戴蓝带。”**

**～～～**

**法国宫廷的族谱家铎泽耶是一位十分谨慎的明智之士。对于那些沽名钓誉之辈，他断然不予理会，一些人的坏品性常常因此暴露无遗。**

**蓬巴杜夫人是科林和普瓦松家的后代，但她想要让人将她当作贵族，总想让人认为她不为人知的父系和母系的族名是被时间所湮没的。**

**她于是寻求铎泽耶为她建一份家谱，越久远越好。铎泽耶就是不理会，蓬巴杜夫人不得不重复多次她的请求。最后，铎泽耶实在躲不过去，一天，对国王的爱妃道：**

**——夫人，关于科林家族，我所知道的最古老的两个名字是科林－玛雅和科林－谭伯，至于科林－普瓦松，什么痕迹也没能找到。**

**～～～**

**维尔罗瓦元帅曾经当过路易十五的督学[[91]](#footnote-91)，他字迹潦草，就像一堆苍蝇，经常连他自己也分辨不清。**

**他连写了两封信给国王曾经的老师，当时担任首相的枢机主教福楼利，主教什么也没看懂，十分恼火，随即送去了下面这张便条：**

**“您的第二封信并不比第一封信好辨认。此外，为了我们两人共同的名誉起见，请不要再写信给我，免得人们说国王的督学不会写字，而国王的老师不识字。”**

**～～～**

**黎士留公爵元帅的一生可谓跌宕起伏。**

**他的各种冒险之举并不总能平静收尾。**

**一次，他与一位贵妇人产生纠纷，越闹越大，直到被提请巴黎议会大法院的公爵和大贵族议事会作裁决。**

**这位贵妇指责元帅买通她作证人，听起来，黎士留想要强行让她签字作伪证。**

**黎士留一听勃然大怒，冲法官们叫嚷：**

**——说实在的，有人会认为我会蠢到为了这么副嘴脸白白扔40万里付尔吗？**

**——嗳！先生，夫人重新开炮道，您扔这么多银子的确不是为了我这张脸，而是为您自己那张。”**

**～～～**

**黎士留元帅以其辉煌的战绩，出色的言辞，以及风流殷勤而著名。**

**当他第三次结婚时，已年逾80。**

**“千万别担心这个婚事，他写信给老朋友弗龙萨克公爵道，如果我再生个男孩，我们会送他进圣心学院，您知道红衣主教大人们从来没给我的家庭找过麻烦。”**

**～～～**

**一位非常高贵的夫人曾颇得多变的黎士留公爵元帅的宠幸。**

**某日，她感到很受伤害。因为她的花心情人又在对另一个女人献殷勤，那个女人还是夫人的一名女友，貌美异常但头脑空空。**

**夫人对公爵道：“真是无法理解，我亲爱的公爵，您肯定眼神没问题，不过似乎您的耳朵不是很好使。”**

**～～～**

**布维年轻的修道院长因其严格刻苦修行，及谨遵基督教义而出名。**

**某日，他获命在路易十五御前做封斋布道。**

**说得激动难抑之时，年轻的布道者愤怒地向那些不顾年龄，抵挡不住一些诱惑的老家伙们开起了炮。**

**走出礼拜堂，国王对黎士留元帅道：“嗳！黎士留，我看您的花园被投掷了不少石块啊？”**

**——是的，陛下，老风流答道，也有相当部分一直落到了凡尔赛的花园里。”**

**～～～**

**萨克斯元帅在对阵英军的丰特努瓦之役中，痛风发作，动弹不得，无法爬上马背，只能被马车拖上战场。**

**过后，路易十五庆祝他的胜利：**

**——元帅先生，国王道，您在这场战役中赢得的比我们谁都多，打仗前您身体浮肿，瞧您现在完全康复了。**

**诺阿耶元帅在一边添油加醋：**

**——萨克斯元帅先生，您可是独一无二能因胜利而消肿的人。**

**～～～**

**多年来，阿尔让松伯爵担任路易十五的部长，极有影响力，所有的廷臣都争相讨好谄媚他。**

**在蓬巴杜夫人的干预下，阿尔让松突然间就失去国王的宠信。**

**平日里那些阿谀奉承之辈也都转瞬间将后背朝向了他。**

**只有一个朋友例外：他的老伙伴，黎士留公爵元帅。元帅道：**

**“根据以往的经历，你该早明白，在法国，部长在位时，人会为他提夜壶……一旦不再是部长了，就将尿倒在他头上。”**

**～～～**

**～～～**

**感觉到去日不多，比荣元帅开始处理后事。**

**他将友人们召集到身边，开始表达自己最后的心愿：**

**“瞧瞧，这是我欠上帝的。**

**“瞧瞧，这是我欠国王的。**

**“瞧瞧，这是我欠国家的。**

**“瞧瞧，这是我欠旁人的。”**

**这时，他的一个助手打断他道：**

**——别再往下说了……，再说下去，您很可能要还不完债离开人世。**

**～～～**

**在爱尔兰副王人选问题上，英国国王乔治二世和他所有的大臣都意见相左。**

**见所有人都反对他，国王愤怒地离席而去。**

**任命问题于是悬而不决。**

**大臣们先还耐心等待，见国王久等不来，开始着急。**

**他们最后决定派年长的切斯特菲尔德勋爵去见陛下，指望他的无穷才思能使国王回心转意。**

**切斯尔费尔德毕恭毕敬地来到国王身边。**

**——我被派来领教陛下您希望哪一位去填补前任留下的空位。**

**——放一个魔鬼在那儿吧，怒气未消的乔治二世恨恨道。**

**——可是，陛下，大臣道，那个魔鬼可否被冠以陛下您忠诚和心爱的表兄弟的称号？**

**～～～**

**一位自恃美貌的年轻人去拜访以才思敏捷著称的弗里兹伯爵。**

**伯爵正在盥洗室梳理他那漂亮的头发。**

**——您的头发简直是无与伦比，来访者道。**

**——您这么认为吗？伯爵道。为了让您高兴，我可以立即剪下它们给您拿去做顶假发。**

**～～～**

**苏瓦洛夫伯爵曾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得到沙皇伊丽莎白的宠幸。一天，他参加的一个沙龙正讨论俄罗斯的风俗，夏布利昂对他道：**

**——我们是否都同意，苏瓦洛夫先生，您对这些习俗应该都有所耳闻，因为您曾经就是那个国度的蓬巴杜。**

**～～～**

**塔勒曼 德 雷奥的小历史书中讲到这么一则轶事。**

**一位奥古斯丁修会的神父安德烈，在喋喋不休地抨击完放荡荒淫的罪恶后，产生了幻觉。对女性听众们道：**

**——我看到那边有一位女士不愿修正自己的行为，我要记下她来，把我的手巾扔她头上。**

**他边说，边拿着手巾，作势要扔：在场的所有女士们都低下了脑袋。**

**——啊！神父道，我以为只有一个不知悔改的，看来有不只一百个。**

**～～～**

**好几位位夫人受邀来到伏尔泰家，用餐完毕，开始讲述有关小偷的故事。**

**每个故事必须是真实发生过的。**

**每位夫人都讲了自己被偷的故事，于是大家请伏尔泰也讲一则他的小偷故事。**

**“从前，伏尔泰道，有一个农民将军[[92]](#footnote-92)……,不过很抱歉，后面的故事忘了。”**

**～～～**

**伏尔泰的敏捷才思自然而然地为他招致了不少敌人。蓬皮尼昂主席的兄弟也曾被他的言语激怒，火冒三丈地扬言要割下他的耳朵。伏尔泰没太理会，不过觉得还是应该去寻求绪瓦瑟尔大臣的庇护。**

**他给绪瓦瑟尔写了封信，美言大臣之余，继续毫不留情面地攻击蓬皮尼昂兄弟。**

**“蓬皮尼昂一家人尤其想要我的耳朵。他们兄弟中的一位已经撕[[93]](#footnote-93)我的耳朵（敲我竹杠）整整三十年，另一个则提出要割下它们。请您救我脱离那位刺客，免遭割耳之灾，我自己来对付那个剥皮的。因为我还得留着我的耳朵聆听您动人的美妙话语。”**

**～～～**

**乌东为伏尔泰雕刻的半身像是一件经典杰作。他对自己这位模特的评价可谓恰如其分：怀疑，好讽刺，有时很难对付。**

**于是，有一天，伏尔泰接待了一位先生来访，这是外省一个学院的成员，前来寻求他的支持。**

**——别忘了先生，来访者道，我所在的学院是法兰西学院的女儿。”**

**——哦，是的！先生，伏尔泰回应道，是个好姑娘，从没被人议论（说三道四）过！”**

**～～～**

**某日，伏尔泰前去拜访沙特莱夫人，将一个小男孩放到膝上，和他半开玩笑道：“我的朋友，要想在男人当中取胜，得先得到一些女人，尤其要好好了解她们。之后您会懂得所有女人都很虚伪 ……”**

**——什么！所有女人！沙特莱夫人抗议道，您竟敢说到这种程度？**

**——哦！夫人，伏尔泰一脸内疚地说，我们不应该欺骗孩子。**

**～～～**

**丰特奈勒曾有言，“有一个秘密对于女人来讲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就是她们的年龄，而且我认为这是她们唯一不可侵犯的秘密。**

**很多女人对我透露过她们的家庭内部情事，她们自己的情人，但还没有一个告知我她们的年龄。我也见过不少明晓事理的女人，以极大的坚韧在一些境遇下刻苦忍耐，保守自我。然而能努力让自己有足够的勇气和理性来坦白自己的年龄的，竟然一个也没有。”**

**～～～**

**枢机主教弗勒里，曾经当过路易十五的老师，89岁时在首相的位置上寿终。**

**弗勒里对热衷名利的贝尔尼修道院长极其反感，他的那些闲言碎语使得弗勒里十分不快。**

**这位高级神职人员万万想不到这个年轻修道院长在大革命时期会做出什么。**

**不管怎样，贝尔尼不缺的是野心。**

**有一天，他鼓足信心来到主教家，想求得主教支持。**

**——修道院长，主教冷冷道，我活着您什么也别想得到。**

**——那好吧，贝尔尼带着他那大爵爷的傲慢神情道，很好，阁下，我会等着的……**

**～～～**

**弗勒里红衣主教十分高寿，更高寿的是丰特奈勒。两人均为法兰西学院成员。**

**——阁下，丰特奈勒道，您相信吗？我有一项荣誉可是您没有的？**

**——请问是哪个？**

**——我是法兰西学院资格最老的院士，我希望有一天您也会成为那一个。**

**——成为那个，我同意，不过不要现在就是那个。**

**～～～**

**在一份老文集里，写道：**

**“丰特奈勒的冷静沉着，无动于衷，无人能望其项背。他从来不笑，从来不哭，从不发怒，不奔跑，从不打断别人说话，从不急于发言：别人指控他，他可以听一整天不发一言。他说起自己的父母，就像他的母亲说起他，他像极了他母亲。他曾提到：“我父亲就是一头野兽，我母亲很有思想；她是一个温柔的小女人，常常对我说，我的儿子，您会进地狱的。”**

**然而，他也不因此感到痛苦……**

**他的小侄儿曾吃住在他家，令他不胜其扰，为避免摆脱自己侄儿的尴尬，他还是留着那孩子。有一次，侄儿得了重病，情况危急，他令人务必竭力悉心照料。即使在高富林太太家赴宴，也不忘遣人去了解孩子的病情进展。**

**——他好多了，派去的人回复道。**

**丰特奈勒轻轻叹了口气，带着可怜又可鄙的语气道：**

**——您看着，他会活过来的。**

**～～～**

**丰特奈勒是他那个世纪最具典型的人物之一。风趣机智，殷勤有礼，从来不放过一个逗趣的机会。**

**有人问他那位进入修会的兄弟的近况，他答道：**

**“我不是很清楚，我猜想早上他念弥撒，晚上他不知道念什么。”**

**～～～**

**毋庸置疑，自尊心受伤害是最痛苦的。**

**大爵爷们的高贵而刻薄的放肆言行在文人们的心中激起了怎样的仇恨啊！**

**一日，一个作家对各方面碾压他一头的贵族道：**

**——公爵先生，我不清楚我得知道什么，不过我倒是知道，在我的上面比在我旁边要心安理得。**

**～～～**

**作家们往往还都有着铁嘴钢牙。**

**话说看完卢梭的《乡村预言家》，一位大爵爷走近让－雅克 卢梭，对他道：**

**——先生，请问您能允许我恭维您几句吗？**

**——可以，先生，如果您能恭维得当的话。**

**自尊心受了伤害的爵爷悻悻地走开了。**

**有人问卢梭道：**

**——可是，您想想看，您怎么可以那么答复他？**

**——很好，对自己的回答很满意的卢梭道，难道您知道还有什么比不恰当的恭维话更糟糕的了吗。**

**～～～**

**马蒙泰尔在回忆录中记述道：**

**“人情世故是高富林太太的至上学科：至于其它各科，她不过有些肤浅和普遍的概念而已……她的文字不过，也仅仅是简洁明了而已，然而却显出一副没受过多少教育，却爱自我夸耀的女人的样子。**

**一位意大利修道院长新近送了她一本意大利语法语字典，她道：**

**——先生，您竟然送我一本语法字典！我可不是只懂拼写！**

**～～～**

**皮龙[[94]](#footnote-94)将入选进入法兰西学院。**

**负责致欢迎辞的院士请他作好准备。**

**皮龙答道：**

**——我的发言已经准备好了，您的也是。我将起身站立，摘下帽子，说：“先生们，感谢你们使我荣幸地当选院士。”您随后起身，摘下您的帽子，回应道：“先生，大可不必（实在不值得）”**

**～～～**

**当皮龙听说伏尔泰去世的消息时，悲恸难抑。**

**他离开座椅，在房间里大步来回踱着，喊道：**

**——啊！如此令人哀伤！啊！如此巨大的损失！他可是法兰西最杰出的头脑。**

**突然，他安静下来，转身问那位给他带来噩耗的朋友：**

**——亲爱的，您至少能确保消息属实吧？**

**～～～**

**皮龙的才思常将自己陷入尴尬境地。**

**有一天，他在唐森太太家，大家在讨论吉拉尔修道院长和贝尔尼修道院长两人各自的功勋，这两位当时都是法兰西学院的候选人。**

**在场的贝尔尼没有开口。**

**可怜的皮龙视力模糊几近瞎眼，他没有看到贝尔尼也在座，开始热烈地攻击他的这个对手。**

**邻座好心提醒他后，皮龙随即机智地向贝尔尼道歉道：**

**——啊！修道院先生，您怎么会想要成为他们的一员！您那么年轻，还远没到老弱病残的时候。**

**～～～**

**文学共和国[[95]](#footnote-95)的秘密回忆录里，有巴绍蒙的如下文字：**

**“大家还在继续开关于‘泰瑞修道院长’的玩笑。听说国王将付清所有债务，因为据称他在‘泰瑞’找到了一笔财富。**

**巴黎的胜利广场边上有条名叫“空钱袋子”的小街，某天，人们发现街名给涂抹了，被写上‘泰瑞街’。**

**巴黎大剧院开幕那日，平台上挤满了人群，有人嚷道：‘啊，我们亲爱的泰瑞修道院长在哪？他要在这儿准能减少一半人！’”**

**～～～**

**康庞夫人讲述道：“夏天到来时，国王有时候会在脱靴就寝前去看看公主们，一天，他见到我独自在维克多夫人书房，问我‘猪猪’在哪，见我睁大双眼看着他，又问了一遍，可我还是奇妙莫名。**

**国王走后，我问维克多夫人，国王到底想找谁说话。维克多夫人告诉我，‘猪猪’就是她本人，随后，又非常镇定地和我解释这是国王送给她的‘昵称’，他还称呼阿黛拉伊德夫人‘弱弱’，叫索菲夫人‘乌鸦’，路易斯夫人则被唤作‘懦懦’。”**

**～～～**

**克莱龙小姐[[96]](#footnote-96)是位出名的演员，她有些好恶完全莫名其妙，但她从不克制她的各种任性之举。**

**有一次，她拒绝与一位男演员同台演出，所谓的借口是这位演员令他不快。**

**这次，这位虚荣矫情的小姐为自己的任性付出了代价，她被罚禁演一个月。受到刺激的克莱龙道：**

**——国王可以处置我的自由，但他完全奈何不得我的骄傲。**

**——这倒是真的，一位绅士在旁道，对于无毛之地，国王完全没必要行使什么权利。”**

**～～～**

**瓦勒贝尔伯爵将军得到战争军事部长的太太，阿尔让松夫人的宠信。**

**他居然还恬不知耻地去找他的部长，想要个重要职位。**

**阿尔让松挖苦道：**

**——我看，也就有两个地方适合您：第一个是巴士底，不过我担心如果让您去那儿，人们会指责是我给您送进去的；**

**——第二个是荣军院。不过，如果给您放那儿，又恐怕人们会谴责我妻子使您去了那个地方。**

**～～～**

**财政总督奥弗利有一天和一位官员聊天，说起农总会不得不雇佣大批职员和税务官：**

**——您可知道，我那儿有一个庞大的部队要管理，如果将他们集合到一个营地……**

**——那将成为一个著名的流动营[[97]](#footnote-97)（小偷营），奥弗利打断道。**

**～～～**

**路易十五的特别秘书布莱前来向主子报告未来的王储夫人——玛丽安东内特女公爵到达斯特拉斯堡的消息：**

**——她漂亮吗？国王问道。**

**——简直就是天使，陛下。**

**——她的眼睛是蓝色的吗？肤色美不美？**

**——尊敬的陛下，美的简直无与伦比。**

**——有胸吗 ？**

**——哦！陛下，我从没想放肆到注意那儿。**

**——你这个傻瓜，我的好布莱，通常都是从那开始。**

**～～～**

**路易十六的父亲——大王储品行高尚，无人能及，但一生都因其父路易十五的行为而痛心难过。**

**一天，路易十五无意间在孩子们面前说起了蓬巴杜夫人，大赞她的智慧和她的艺术品位，说她精通并讲得一口地道的德语。大王储实在忍无可忍：“她的德语或许说得不错，但您不觉得她的法语发音走调吗？”**

**恼怒的路易十五硬是发配儿子去了莫东[[98]](#footnote-98)。**

**～～～**

**这还是七年战争期间发生的故事。**

**弗雷德里希二世[[99]](#footnote-99)行动迅速，当他夜晚抵达奥地利一个小镇时，显然谁也没有料想到他会在那儿出现。**

**他隐姓埋名地投宿一户寻常人家，和他手下最低级的官员一样，持一张普通住宿券。**

**——您在皇帝军队里打仗吗？女房东天真地问道。**

**弗雷德里克正准备洗漱，脸上涂满了肥皂沫，答道：**

**——皇帝？我在他先。**

**——啊！您为他效力？那请问您贵干？**

**——我给他刮胡子，弗雷德里希一边刮脸一边道。**

**～～～**

**伏尔泰的朋友，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希二世直到生命最后一刻，都不改其咄咄逼人的本色。**

**夺去国王生命的疾病痛苦又漫长。然而老国王抱着康复的希望顽强抵挡着。**

**临终时分，他对继承人道：**

**——对不起，我让您等得太久了。**

**～～～**

**查理六世皇帝[[100]](#footnote-100)死后，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希二世国王寄了首充满恶意的诗句给朋友伏尔泰。**

**这位亲王，出生不凡**

**先是王，后称帝**

**欧仁妮是他的骄傲；**

**然而故事结果很不幸**

**他终以彻底失败告终。**

**～～～**

**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二世和身边的人相处不拘礼节，尤其与他曾一同出入沙场的老战友们亲密随意。罗斯巴克一役打胜后，他和一位将军吐露心声：“我没想到会赢这一战。还以为会打败仗，被从自己国家赶出去。我还曾经想过投奔意大利，或许寄居威尼斯，在那儿当个医生。”**

**“什么！您还要继续去当谋杀犯？”老兵回应道。**

**～～～**



**为庆祝未来的路易十六婚礼，凡尔赛宫举办了隆重奢华，光彩炫目的连日欢宴盛会。**

**当泰瑞修道院长被路易十五问到怎么看这些节日庆祝活动，这位审计长答道：“我认为这些活动无力支付。”**

**～～～**

**路易十六其实在经济方面颇有才能，然而他的早期教育中存在严重的缺失，为此，他无法原谅他的导师，沃吉翁公爵。一天，他对公爵的儿子道：**

**——您知道吗，您和我的成长真是没法再糟糕了。**

**～～～**

**莫里斯 苏里欧在所著《路易十六的历史》中写道：**

**“下面是国王的寻常早餐菜单：起床后，四块牛排，一只肥鸡，6个汤汁蛋，一片火腿，一瓶半香槟酒。有关路易十五的另一件惯常之事便是他经常不合时宜地昏昏睡去。**

**“有一日，瑞典国王正和他讲述旅途见闻，路易十五开始一个接着一个打起了哈欠。受了刺激的古斯塔夫三世道：啊，我的上帝啊，我请求您的原谅；我犯了所有的旅行者都会犯的毛病：就是与一个什么也没见识过的人谈自己的旅途见闻，令其厌烦。”**

**～～～**

**让利斯夫人有时候说话很刻薄。**

**她的一位女友长得美若天仙，不过思想贫乏。当这位女友和她抱怨倾慕她的人太多时，让利斯夫人道：**

**－啊，真让我惊讶，要摆脱他们还不容易，您开口说话就行了。**

**～～～**

**马勒泽布先生曾经担任书店总监。没有他的允许，什么也不得付印。**

**不过他给当时的文人们极大的自由。然而杜拉公爵元帅则不同，他在1780年负责监管剧院，对这一职位完全是另一种理解。**

**他曾十分严厉地对待一位舞蹈女演员。**

**由于兰盖记者措辞激烈地维护这位年轻女演员，元帅放言要用手杖敲他耳朵。**

**——真令人讶异，兰盖写道，至少，这样人们就不会说元帅不会用他的手杖了。**

**～～～**

**1788年，在民意巨大压力下，面对持续高涨的不满，路易十六被迫弃财政大臣桑斯的主教洛美尼德布里耶纳不用，重新启用1783年被免职的内克尔。**

**——啊，好了，先生们，国王对主教的朋友们道，你们现在全盘皆输了。**

**——这不公平，陛下，一位廷臣道，您作弊了，您调了不需要的牌。**

**～～～**

**卡洛纳先生听说布里耶纳和拉穆瓦尼翁先生失去国王宠信，禁不住欢呼道：**

**——终于少了两个大无赖！**

**——两个大无赖？拉姆瓦尼翁的一个朋友道，啊！卡洛纳先生，请您宽容点，您将自己给忘了吧。**

**～～～**

**路易十六的外交部长维尔热纳是一个喜欢积极正面思维的人，对诗歌这类文学极不以为然，他厌恶文人，认为他们是无用之辈，甚至会是危险的害群之马。**

**文人自然对他也报以同样的反感。**

**1783年巴黎协议得以顺利签署，竟然没有一个诗人作诗，对此，有个作家解释道：**

**——原因有两个，一是维尔热纳先生对诗人一毛不拔；另一原因是他对诗歌视而不见。**

**～～～**

**不可否认，奥地利大使梅西 阿尔让多的长期使命就是为了奥地利的政治利益，不时地敦促玛丽安东内特做这做那。**

**法国王后为了满足玛丽特蕾莎和约瑟夫夫妇的意愿而做出的不当之举将使她付出沉重代价。**

**有一次，她的要求遭到了维尔热纳大臣的消极但坚决的抵抗，玛丽安东奈特极不耐烦地说：**

**“说到底，您想想，先生，皇帝是我亲哥哥呀。”**

**“不错，夫人，维尔热纳答道，不过我也没忘记王储先生是您的儿子。”**

**～～～**

**从大革命到督政府**

**从大革命到督政府**

**在大革命这个悲剧性的时期，人们大概很少有心情说些智慧，诙谐的俏皮话。**

**热月政变后，执政府时期，平静生活复又回归，社会已经重组。“无套裤汉”的不再受欢迎，而那些“了不起的家伙”和“美妙无比的时髦太太和小姐”为自己那略嫌喧闹的小优雅自鸣得意。**

**然而，人们的奇思妙语却不如前几个世纪那么细腻讲究了。不过，倒是常常更为辛辣尖刻。疾风暴雨般的大革命那几年的严酷生活给很多法国人心中留下的心酸苦涩还远未消逝。**

**一说起制宪会议，人们脑海中很容易浮现的是一群神情严肃，肩负重担，终日忧虑国家大事的人。**

**现实却往往不是如此：制宪委员们也是些爱开玩笑的家伙。**

**一位议员某日道：**

**“杜邦先生几天前以他的委员会的名义，提议对绝对权力的原则采取和解妥协。我首先提醒他原则就像是一位漂亮小姐，一旦她作了让步，那就离投降不远了。”**

**～～～**

**夸尼先生的回忆录中记述了这么一则故事：**

**1789年，一位精明狡猾的农民被他所在选区的选民推举为三级会议的代表。夸尼先生问他有什么意愿要表达。**

**这位农民道：“我将请求灭绝鸽子，灭绝兔子，还要灭绝僧侣”。**

**公爵问他什么缘故，农民回答：**

**“这是因为鸽子吃掉了我们的谷子，兔子吃了我们的草，僧侣们吃了我们的麦捆”。**

**～～～**

**奥尔良公爵，即未来的“平等者菲利浦”爱财如命，能让钱袋鼓涨的事，从来不会有什么迟疑。的确，他大概是整个王国除国王外最大的地主了，然而他的疯狂挥霍也让他成为欠债最高的人。**

**他的住所－王家宫殿外有一条拱廊，他想在那儿建许多店铺。**

**说实话，这些店铺其实就是些赌场。**

**公爵对此无动于衷，对他来讲，重要的是将这些店铺高价出租。**

**一天，路易十六察觉公爵很少在宫中露面，表示讶异：“现在只有在周日能见着他。”。**

**在场的廷臣提醒道：“因为一周里，只有周日，店铺的男孩们可以外出。”**

**～～～**

**一位议员请求给予“急迫婚姻”以特许令。**

**“**

**～～～**

**有着整个法兰西最高的贵族头衔之一的马蒂厄 蒙莫朗西在制宪会议上提议取消贵族头衔。**

**这一大胆的创意在他的贵族同僚里掀起不小的骚动。**

**一位十分在意自己伯爵头衔的外省议员叫道：**

**“可是如果没有了贵族，谁来给国王穿衬衣呢？”**

**～～～**

**米拉波伯爵非常不喜欢他的弟弟——著名的米拉波 · 托诺子爵，而这位对前者也不客气。**

**一日，说起他的弟弟，伟大的演说家道：“他是家族里最愚蠢最诚实的。他还会成为另一个家族里最有才华，最无赖的一个。”**

**～～～**

**大革命之初，米拉波伯爵是一个热血沸腾的民主派，子爵则是不折不扣的强硬派贵族。**

**在一次国民大会的会议期间，伯爵请求大会允许他发言反驳他弟弟，大会主席驳回了他的请求。**

**“什么！主席先生，不过我要提请您，我们家的人发出的绝不会是同一个声音。”**

**～～～**

**在一片群情激奋中，制宪大会决定为路易十六颁发自由法国的复兴者称号。**

**一位议员提议由一个代表团将此动议送达至国王脚下。**

**“国王陛下没有脚，”米拉波嚷道。**

**大会哄然大笑，动议也就没有传达。**

**～～～**

**丹东是大革命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不管人们对他什么观点，都必须承认这是个具有非凡勇气之人。**

**在革命法庭前，他寸步不让地为自己辩护，完全无惧地大声叱责审判他的法官们。**

**他就这样始终大无畏地直至走上断头台。**

**临终时分，他想要拥抱他那同样不幸的战友，屠夫桑松的助手阻拦了他。**

**演说家怒吼道：**

**“蠢货，待会儿我们两个的脑袋在篮子里拥抱，你将无法阻止！”，**

**就在被扔到断头板上之时，他还在挑战：**

**“将我的脑袋举起来给众人看，它值得如此。”**

**～～～**

**革命委员会的演讲者们夸张的表达方式令今天的我们难以理解。这当中，我们所知道最为神奇的是阿纳夏赫西丝 克鲁兹。一天，他嚷道：**

**“我爱法国，我的心不施粉黛，我的灵魂不穿内裤。”**

**～～～**

**卡米耶 德穆兰是大革命时候最为出色的辩论家之一。**

**他从不放过任何事，任何人。**

**他甚至攻击睚眦必报的圣茹斯特，他当时与罗伯斯庇尔和库东一起，都是公共安全委员会第二委员会的领导成员。**

**“他的种种举措行动就好像将他的头颅看得如同共和国的基石般重要，以举行圣餐仪式的敬虔扛在两个肩头上！”**

**记仇的圣茹斯特咬牙切齿道：“他小心点，我会让他将那颗脑袋像圣德尼那样捧着。”**

**～～～**

**国王授予了洛美尼 德布里耶纳几乎所有君主能给予的恩惠：从首相位置上下来后，坐上了桑斯主教的座椅，国王的推荐又令他从教皇处得到罗马紫袍。**

**然而，不知道是出于惧怕还是功利，他对于新思想的接受并不拒绝。他是四个对《民权宪章》宣誓的法国主教之一，宪章可是已经被教皇的两则赦令公然定罪了。**

**然而，他不赞成教会分立派，当需要祝圣新主教们时，他躲到了一边。**

**“我可以宣誓，但不祝圣”。**

**最后，还是奥当的主教塔列朗出来主持了第一次祝圣仪式。**

**～～～**

**普罗旺斯伯爵旅居国外期间，在德国的布莱肯堡过起了他的小宫廷生活。**

**一次，主人们请他主持当地的“玫瑰节”，为本地最贞洁的姑娘戴上桂冠。**

**亲王欣然接受这一邀请，为姑娘戴冠时，年轻女孩天真地说：“上帝会将它还给您的。”**

**～～～**

**利泽尔的费罗耐主教大人移居到了瑞士。**

**这位高级神职人员是个大块头。**

**一天，沃杜瓦的一位裁缝来到主教卧室，为他试一条短裤。**

**怎么折腾也没能把裤子拉上去，手工艺人无奈道：**

**“看来，这条短裤对于伟岸的主教大人的臀部来讲小了点。”**

**主教刻薄地答道：“您应该说对于我伟岸的臀部来讲小了点”。**

**～～～**

**瓦尔密之役后，普鲁士军队不得不边战边退回到边境线外。连绵不断的阴雨，泥泞，加上“采摘后的葡萄园里的”剩葡萄产生的综合效应就是令大量士兵死亡的痢疾肆虐。**

**～～～**

**革命军即将进入罗马，庇护二世不得不逃离教廷，消息传到伦敦，引起了不小的骚动。**

**众议院的贸易委员会有一位成员希望罗马失去教皇后，意大利也将不日加入新教国家行列。**

**——愿主保佑我们，他的同事道。**

**——什么！您竟然不愿看到我们新教徒日益兴盛？**

**——当然不是，但是我们的鲱鱼怎么办？**

**～～～**

**马卡尔将军的各种荒唐滑稽的轶事中，马尔博伯爵将军叙述了这么一则：**

**“这个奇特的人物，一个真正的勇气过人的庞然大物，某日，领兵上阵前，他大声吼道：“来吧，让我披挂成野兽！……”**

**他随即脱掉外套，衬衣，只留着头上的羽饰帽子，一条皮短裤和脚上的大靴子……**

**众目睽睽，马卡尔将军就这样裸着身子，露着浓密如大熊般的胸毛，简直就是一个怪物！用他自己颇为贴切的语言——穿成一头野兽后，马卡尔将军军刀在手，义无反顾地冲进战场，扑向敌人，像个异教徒般嘴里骂骂咧咧。然而，他却无法接近敌人，因为看到这个半裸巨人这么奇特和恐怖的样子，浑身是毛，满嘴诅咒地冲向他们，敌人们个个吓得四散逃窜，完全不知道怎么对付这个暴戾狂怒的不知是人是兽的家伙。**

**～～～**

**雾月政变后，西哀士致力于修正宪法**

**～～～**

**塔列朗常常被他的敌人们狠狠地挖苦，不过他也知道如何回击。**

**当执政府名单最终确立，塔列朗嘟囔道：**

**不是三个名字，而是三个代词：**

**他，**

**她，**

**它，**

**“他”就是波拿巴 拿破仑，一个意志至上的大男人；**

**“她”是指康巴塞雷斯，贪婪且世俗；**

**“它”则是勒伯朗，人畜无害，温和中庸。**

**帝国时期**

**帝国独裁时期，民意是不自由的。皇帝还未封号，“国王的密令”已经重现。那些被怀疑与政府做对的倒霉蛋遭到任意监禁的例子俯拾皆是。**

**法国人的机智俏皮并没有因此减少分毫。**

**百姓遵纪守法，然而不会因此而放过舞台上的各色公众人物。**

**人们取笑那些一夜成名或致富者。羡慕嫉妒恨者都快以此为专职了。 大家一如既往地以讲说各种酸辣讽刺的轶事趣闻来消遣，令大人物们恨恨不已。**

**～～～**

**拿破仑达到权力鼎盛时期，有一日，和母亲忆苦思甜，回忆当初科西嘉尚属热那亚时期的艰难岁月。**

**“如今，我是皇帝。欧洲一半领土直接或间接服从我的法律。兄弟姐妹们皆为国王和王后公主。”**

**莱蒂西亚略带忧郁地微微一笑，轻声道：“但愿这一切能长久！”**

**～～～**

**勒菲弗的从军生涯始于中一名士兵。**

**大革命的初期，他还是一名低级军官，中士。**

**共和国一系列战役令他脱颖而出。**

**到了帝国时期，拿破仑将其拔擢至法国元帅。**

**他也是最早获贵族头衔的高官之一，拿破仑封他为当兹格公爵。**

**之后，帝国被推翻。复辟王朝上台。**

**老勒菲弗没有反对新政权，悄无声息地生活着。**

**然而有一日，他收到一位年轻爵爷的邀请，这个家族拥有法国最赫赫有名的姓氏之一。**

**爵爷邀请他参观住所，来到了一个悬挂历代祖先画像的长廊，驻足流连。当中有大量绘制法兰西勇士战场驰骋的画面。**

**当欣赏到最后一幅时，元帅不禁道：**

**“瞧瞧，我也是祖先之一呢。”**

**～～～**

**科莫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过几则“不拘礼节”夫人的轶事。**

**“我们来到柏林，她收到邀请出席一场宫廷演出，我陪同她一起去的，我们晚到了会儿。检票员开始不愿让她进去，他紧关着门，先用德语，然后用糟糕的法语强调必须他不能违反规则：**

**“闭上你的……，打开那扇门”，元帅夫人道。**

**～～～**

**“当兹格战役后，是我负责向她通报她丈夫刚刚被晋封为公爵。她站在一群穿戴讲究的宫廷贵妇当中。看了通报，她自己过去拿了一个凳子，拖着那条凳子放到皇后和几位公主坐着的椅子前，然后坐下道：“你们也很惊讶吧？哦，是的，我也是。”**

**～～～**

**奥斯特里兹战役后，弗朗兹二世皇帝在溃退时，请求拿破仑与他举行一次会面。**

**法国皇帝答应了战败者的这一愿望，双方约定1点钟在指定的地方会见。**

**出于礼貌和细心，拿破仑早一步到达。**

**战时营长立刻支了起来**

**当弗朗兹二世皇帝到来时，拿破仑上前与他拥抱，说**

**“抱歉，在这样一个地方接待您，但这是陛下您逼迫我三个月来住的宫殿”。**

**弗朗兹二世答道：“这三个月的成功足以让您不能再生我的气了吧”。**

**～～～**

**普鲁士王后路易莎拥有惊人的美貌。所有历史学家都认可，她的魅力大大软化了拿破仑在打胜伊埃纳战役后强加于普鲁士的苛刻条约。**

**沙皇亚历山大邀请法国皇帝的晚宴上，受邀陪同丈夫出席的路易莎倒满一杯香槟，优雅尽致地递给战胜者：“祝伟大的拿破仑身体健康，他拿走我们的国家，又归还了。”**

**拿破仑微微一笑，以他的法式殷勤道：“别都喝了，夫人。”**

**～～～**

**拿破仑一世简单粗暴地没收了教会的地产，将之并入帝国，并将教皇囚禁在枫丹白露宫。**

**帝国被推翻后，教皇庇护二世重又收回圣皮埃尔领地。**

**他也是唯一一个原谅了拿破仑的君主，或许出于感念拿破仑在法国恢复了天主教的教秩。**

**然而，他无论如何也不肯为在他被迫缺位时期服务篡位者的老部下官复原职。**

**一晚，罗马教廷墙上有不知名者写下：“原谅！原谅！至圣的教皇，您为他涂抹，而我们只是舔了舔”。**

**～～～**

**拿破仑一世为帝国的前景担忧，一天，他去咨询著名的科尔维扎，请他坦率告诉自己，究竟多大年龄能有孩子。**

**——这个嘛，科尔维扎答道，取决于每个人的性情，取决于年轻时候行为是否端正良善。**

**——明白了，皇帝道，一个60岁的男人还能有孩子吗？**

**——并不是没可能，外科医生道。**

**——那么70岁呢？**

**——总是不是没可能，阁下。**

**～～～**

**拿破仑非常不高兴时，常常毫不顾忌地使用严厉的措辞。一天，他收到岳父弗朗兹皇帝的来信，很不开心地冲玛丽 路易斯来了一句：**

**“夫人您父亲可真是个出色的‘奶糊’[[101]](#footnote-101)”。**

**皇后听了无动于衷，因为她并不知道“奶糊”的寓意。**

**然而，她随后去向当时在场的一个高官请教，后者含含糊糊地解释说“奶糊”就是一位智者，总之，就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

**不久，皇后代表缺席的丈夫主持了国家议会的一次会议，她请司法大臣康巴塞勒斯发言来结束一场无休止的争论：**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由您来为大家达成一致意见，您就是我们的决断，因为我们认为您是帝国最棒的‘奶糊’”。**

**～～～**

**一位好奇心极强的学者不惜一切代价，追根问底地想要弄清楚颇有争议的一个历史细节。**

**花费了不少钱财后学者找到了曾在帝国近卫队效力，光荣退役的军人，一个狡猾的农民，他曾服务于康布罗纳将军[[102]](#footnote-102)。**

**好奇的学者问他：**

**——滑铁卢之役的晚上，您的将军究竟说了句什么话？**

**近卫队老兵答：**

**——我记不得了，不知道他是否说了“近卫队只有阵亡，没有投降”，但是我记得很清楚，他说了另一个字…(他妈的)，这是他的常用字”。**

**～～～**

**近卫队老兵和军官们和皇帝讲话向来直来直去。**

**巴尔干上校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

**出发前，陛下检阅了全部骑兵，人数不下57000人。**

**在这次检阅中，他对拉萨尔将军的师队给予了格外慷慨的馈赠和授勋的承诺。**

**将军对皇帝表示感激，但并未显得很满意。**

**——您怎么了，皇帝问道，您看起来并不高兴。**

**——对于您的善意，我不胜欣喜，陛下，不过我还是不太满意。我希望您能考虑一下，我想指挥世界第一军团。实话说，我想接替做埃洛战役中阵亡的达勒曼将军。**

**皇帝答复道：**

**——当拉萨尔将军不再酗酒，不再诅咒骂娘，不再抽烟，我不仅将他提升至我近卫军骑兵队的司令官，而且还要让他成为我的一个近侍。**

**将军不甘落败，俯身对皇帝道：**

**——陛下，既然我具备了海军身上的一切优点，请求您让我指挥一条军舰吧。**

**～～～**

**以下的话被一些人借用代指那不勒斯的费尔南德国王，被另一些人则用来指代指缪拉所言。**

**～～～**

**一个德国佬在谈起拿破仑的士兵时，说：“他们个个瘦小羸弱，只要一个德国士兵就能对付他们四个，可是他们在枪火下就变身成超人了似的。”**

**里涅亲王颇有同感，这位亲王后来战死在伊埃纳战役中。他回应道：**

**“如果魔鬼从地狱里钻出来打仗，他会立刻自报家门是法国人接受挑战。”**

**复辟以及七月王朝**

**复辟和七月王朝**

**复辟政权努力想要恢复从前的传统。这已经是个有学养的社会，在人们的嘲谑，闪烁着智慧和灵动的幽默言辞之间，旧制度时期的好品味渐又重现。在那些良好修养的人之间，无所不谈，无所不发生。**

**7月王朝显现了其自由的倾向。不过王朝自身也未能幸免。恐怕没有哪位君王像路易菲利普那样成为被嘲弄的靶子，总之，路易菲利普虽不乏幽默感，但当嘲笑者不在他这一边，他有时就会失去泰然处之的风度。**

**～～～**

**某日，鲁瓦耶·克拉尔陪同一位外国外交官展示首都的繁华美景。**

**这位外交官每每发出赞赏的惊叹。**

**——这个华美的穹顶又是什么？两人走到先贤祠前，外交官问道。**

**——就是这儿，是我国感恩伟大的人物，将要存放他们遗体的地方。目前存放的是参议员们。**

**～～～**

**“谁使你成为伯爵的？”雨格·加佩曾质问不服其管制，常常反叛的佩里戈伯爵。**

**“谁让你当的国王呢？”这位领主傲慢地答道。**

**不管是真是假，塔列朗家族声称就是这位封建领主的后代。**

**路易十八不愿接受这一说法，因为塔列朗常令其忍无可忍，尽管复辟得到了后者的鼎力襄助。**

**“塔列朗先生，他道，确实是佩里戈人，但不是佩里戈家的人。”**

**～～～**

**在一封信中，谢尼埃对塔列朗有过如下残酷的评价：**

**“先是无政府派，奥尔良派[[103]](#footnote-103)，因为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不接受他，成不了罗伯斯庇尔派[[104]](#footnote-104)，在下一个政权到来前，他又成了督政府派[[105]](#footnote-105)。这个家伙简直就是一块在各种液体里浸泡过的海绵，兼容并蓄，对我们这位朋友来讲，一切皆可，来者不拒。”**

**～～～**

**斯塔尔夫人与情敌共享年轻迷人的夏尔 莫里斯 德 塔列朗的宠爱。**

**虚荣的夫人感觉很不是滋味，不惜一切代价想要知道他究竟爱谁多一点。风流青年躲避了所有问题。**

**——那么这么说吧，夫人不依不饶地问道，您承认吗，如果我们两个一起掉进河里，您第一个要救的肯定不会是我！……**

**——哦！没错，夫人，可是您要知道……您游泳游得那么好……**

**～～～**

**塔列朗流亡美国期间，曾与一个离异女子结合，这位女子的父亲是英国印度公司的一个老官员，因前一次婚姻关系入了美国籍。**

**如果听信那些坏家伙们，塔列朗夫人有多愚蠢，就有多漂亮。**

**这些家伙还添油加醋道：**

**“当别人问她是哪儿人，她毫无防备地天真地回答：‘我是从印度来的[[106]](#footnote-106)’“”**

**～～～**

**塔列朗对待这位妻子的态度却是自私无情的。**

**1835年，当她的侄女，蒂娜公爵夫人在反复犹豫和斟酌后，告诉他那位分居了20年的夫人去世的消息，塔列朗的回答是：“这样会我的生活简单多了”。**

**～～～**

**塔列朗常常后悔娶了这位可怜的”高个子太太”。**

**不过，有一天他倒是向一位朋友解释了娶她的原因，话里话外又带出另一种恶意：**

**“错在我过去的生活。您还能怎样呢！亲爱的朋友，才思敏锐的斯塔尔夫人搞得我不胜烦扰，为了让自己轻松，得到休息，我想娶一个头脑与其完全不同的不会让我失去什么。”**

**～～～**

**斯塔尔夫人非常爱塔列朗，爱他身上的优点，甚至缺点，不过这并不妨碍她正确评价塔列朗。**

**有过去大革命的背景，又曾效力帝国，狡猾的外交家如今又获得复辟王朝的宠幸，斯塔尔夫人对此有过如下记述：“这位莫里斯好人简直就像是给孩子的不倒翁小玩偶，脑袋是软木做的，腿是铅丝做的，怎么摔它，倒过来翻过去，它们永远不会倒。**

**～～～**

**忠诚的拉纳元帅，蒙特拜楼公爵对贝内旺亲王怀有深深的反感，指责他为人贪得无厌，卑贱无耻，口是心非。**

**这位老兵道：“即使他屁股挨了一脚，脸上也不会有任何显露。”**

**～～～**

**尽管拿破仑对塔列朗的唯利是图心知肚明，但还是留用了他。**

**——塔列朗先生，坊间可是流传您富得流油。某日，拿破仑道。**

**——确实如此，陛下。**

**——您是怎么致富的？从美洲回来的时候，您可远不是如今的光景。**

**——完全正确，陛下，不过，在雾月18日前夕，我购入了所有国家资产，次日，将它们全部卖出。**

**～～～**

**富歇和塔列朗分别拥有多重头衔，他们共同确保了大革命思想的胜利，一起了结了这场大风暴，同时，在帝国建立之初便为各自谋得厚薪高职，然而两人互相嫌恶。当他们共谋之事遭遇危机之时，两人会很乐意作出牺牲。**

**对于塔列朗的贝内旺亲王这一称号，富歇永远咽不下这口恶气。**

**而当他的对头荣膺帝国副大执政[[107]](#footnote-107)这一显赫要职时，富歇，脾气火爆的富歇，这个黄眼睛的家伙再也控制不住满腔忌恨，发怒道：“这下他身上又添一恶！**

**～～～**

**第一帝国时期，杜伊勒丽举办的晚会上，一位将军态度轻慢地和几位文职高官交谈， 在将军眼里，这些文职人员都是些“北京（平民百姓）”[[108]](#footnote-108)。**

**——可是我不太明白，贝内旺亲王温和地问道，什么样的人被您叫做“北京”**

**——我们这些当兵的，我们把所有非军人称为北京，将军回答。**

**——我们也是，塔列朗回敬道，我们把那些不是“文职”[[109]](#footnote-109)的称为军人。**

**～～～**

**作为王宫高级官员，贝内旺亲王要接受一位新近被委以王宫要职的夫人的宣誓。**

**这位夫人服饰优雅，只是衣裙偏短，看起来更像是去参加舞会而不是正式接见的装束。贝内旺亲王可不喜欢别人在他面前有任何出格之处，于是，带着他那谜之微笑道：**

**“夫人，您身上的裙子对于这一效忠誓言来讲太短了点吧。”**

**～～～**

**拿破仑对塔列朗极不信任，一天他满脸怒气地对塔列朗道：**

**——您竟然愚蠢到以为我一死，您就是摄政委员会一员甚至主席了？醒醒吧，因为您一定会比我先死。**

**——我早就猜会如您所说，陛下，这就是为什么我每天祈求上帝保全陛下您！**

**～～～**

**一抵达埃尔夫特，塔列朗就对亚历山大露出了真面目。**

**即刻就要全面背叛拿破仑之心昭然若揭。**

**“陛下，他对沙皇道，您来这儿做什么？应该是由您来拯救欧洲，而您却只是反对拿破仑而已。法国是文明之邦，而它的君王却不是，因而，俄罗斯的君王才是法国人民的同盟……”**

**皇帝终于看清了贝内旺亲王搞的游戏，勃然大怒，大发雷霆：您就是个小偷，胆小鬼，无信无义，您不信上帝，一生都未尽己责，您欺骗，背叛所有人；对您而言没有什么是神圣的；您甚至会出卖自己的父亲！我对您仁至义尽，而您费尽心机地与我作对……我完全可以把你像摔一个杯子一样撕碎您，但是我对您鄙视到不屑费这个力！您就是坨……丝袜里的……”**

**塔列朗一声未吭，眉头都没皱一下。暴风骤雨一停，他离开一直靠着的壁炉，一瘸一拐地漫不经心地走开去，只嘟囔了一句：“真遗憾这么伟大的人物竟然如此差的教养！”**

**～～～**

**埃尔夫特拿破仑怒斥塔列朗之后，贝内旺亲王的一个朋友，拉瓦尔伯爵夫人对他的镇静钦佩不已，同时也很惊诧：**

**——您一句抱怨都没有，没有任何反应，没有发抖，没有跳脚。我不知道您为什么没有扑向他。**

**——啊，夫人！拉列朗承认道，我还真这么想过。不过我实在懒得这么做。**

**～～～**

**达里戈尔先生在大革命前的巴黎议会上曾占有一席，拿破仑一世对其怀有特殊的敬意。**

**他想将之招到自己身边，但是阿里戈尔其时是伯格大公爵夫人的内侍，因此没有接受伸来的橄榄枝。**

**拿破仑恼羞成怒，塔列朗见状随即安慰道：“达里戈尔这么做其时很好解释，作为前主席，其父亲当过主席，祖父也是主席，的确应该当一个女人的内侍，他只需支撑好裙袍的荣誉[[110]](#footnote-110)即可。”**

**～～～**

**如同所有正统派[[111]](#footnote-111)，大革命给夏多布里昂留下了噩梦般的回忆。他和他的政治友人们都无法理解，即使为时局所迫，到底是什么促使路易十八与曾经的恐怖分子和判决路易十六死刑的家伙作了妥协。**

**他在《墓畔回忆录》中记述了国王与富歇的第一次会见：**

**“我坐在一角等着。突然一扇门打开了，‘恶人’靠着‘罪人’的胳膊，塔列朗在富歇的搀扶下静悄悄地从我眼前过去，地狱般的景象缓缓呈现在我眼前：他们走进国王的书房，消失了。富歇刚刚向陛下宣誓致敬，这个 真正的弑君凶手，双膝跪地，将他那双令路易十六人头落地的手放在殉难国王兄弟的手中，作担保的是弃教的主教”。**

**～～～**

**大革命时期给流亡贵族们留下痛苦的回忆。对帝国时期的感觉也好不到哪里。**

**拿破仑倒台后，其中一个流亡贵族批评起所有行动来。**

**贝内旺亲王也在场，他静静地听着，等那位结束高谈阔论，带着教训人的口吻道：**

**“说的有理。帝国时期，大大落后，只产生了一些‘神奇’[[112]](#footnote-112)，现如今创造的则是‘奇迹’”。**

**～～～**

**与塔列朗闹翻后，路易十八决定弃之不用。**

**——乡间的空气不适合您吗？一天，国王问他。**

**——当然，前奥坦主教回答，除非陛下您想去枫丹白露小憩，我理应陪同前往，我还没有忘记自己的应尽之责。**

**——您误会了，国王反驳道，我想说，您何时有意回老家？**

**——现在还没有，陛下。**

**——那么，这儿到瓦朗色多远？**

**——不会有到根特那么远。**

**～～～**

**路易十八在圣都昂庄严地承诺要颁布一部宪法。**

**这部宪法，宪章，在急促中草草完成。**

**颁布前夕，国王请塔列朗过目，后者担任临时政府首领。**

**——陛下，我发现有一个漏洞。**

**——哪里？**

**——议会成员的待遇。**

**——可是我理解议员工作是免费的，这只会令其更可敬。**

**——是的，陛下，不过……免费……恐怕会很贵！**

**～～～**

**居维叶·弗勒利的私密日记中记述了这么一则轶事：**

**《路易十八对一切关乎礼仪程序的细节毫不含糊。一天，他重重地摔到了地上，卫兵长官诺让急忙上前搀扶，感觉被冒犯的国王一把推开他，语带怒气道：“诺让先生！”实际上，负责扶国王起身的不是他，他于是待在一边，直到卫兵队长赶到。**

**～～～**

**盟国将复辟看作长久和平的保障。**

**随着拿破仑的倒台，大革命时代彻底画上了句号。**

**——终于，一个英国人对路易十八道，法国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国王。合法王朝彻底重建了。**

**——一切都还不好说，国王道。他显然是被阿尔图瓦伯爵（国王弟弟）那些朋友过激的言行吓着了。**

**——怎么说，什么都不确定？**

**——是的，取决于我会活过我弟弟，还是他活过我。**

**～～～**

**一位历史学家描述路易十八有足够判断力和理智来“保住这个出人意外重新夺回的王位”。然而他还是常常为未来担忧。可怜的国王，严重的足痛风令他形同残疾，他对他弟弟言行自相矛盾、轻率还又顽固的品性感到惊恐，那可是王位的可能继承人。**

**他对身边的人感喟：“啊！你们抱怨国王没有腿，会让你们见识没有头脑的国王会是怎样”。**

**～～～**

**路易十八重新恢复了卡佩王朝的传统。**

**他死后，遗体被隆重地安葬在圣德尼修道院。**

**仪式的进行有些混乱。**

**某些出席人员的愚蠢争执是未能有序进展的主要原因。**

**新国王，查理十世很不快，不加掩饰地向大司仪德勒－布雷兹先生表达他的不满。**

**——陛下，大司仪尴尬地答道，的确不够严谨，不过请陛下原谅，我们保证下次做得更好。**

**～～～**

**一天，财政大臣路易男爵和一位同事谈道：**

**“怎么会呢！您怎么会没注意到，从第一天起，您就让国王不胜其烦？另外，您写这些报告给他看有什么用呢？不如 。我就只把拨款命令拿给他签字，他从未拒绝过。只不过他签名要花不少时间，我就在这当儿三言两语地作个说明。我从来不去烦扰他：倒是他每次一签名就没完没了，令我烦不胜烦。”**

**摘自Beugnot的《回忆录》**

**～～～**

**1821年12月，新近被国王任命为大臣的克莱蒙多奈尔侯爵，拜吕纳公爵，蒙莫朗西子爵和维莱勒先生齐聚在杜伊勒丽宫的长廊下，等候路易十八召见。**

**跛脚的国王坐着他的轮椅，貌似已经举步维艰了。在例行的礼节性问候之后，国王向他们感喟时局之艰，指出他们将要面对的困境，建议他们要果断坚定，叮嘱他的奴才们要重振旗鼓，最后，他给大臣们甩出了一句拉丁语，像是最后一个指示：“Macte animo!”[[113]](#footnote-113)**

**一些不怀好意的家伙嚼舌时，说这些高官早忘了他们的拉丁语或者压根就不会。**

**总之，几位大臣的确面面相觑，惊诧而不知所措。**

**在旁的埃斯卡尔公爵请他们不必惊慌，并进一步解释道，老国王对他们说的拉丁语不是“动物们，往前进”的意思，他只是再一次强调，让他的参谋们要意志坚定。**

**～～～**

**路易十八对他的堂兄弟奥尔良公爵没有一丝好感。这位亲王对他的态度多少让他心生担忧。**

**“奥尔良作为一党之首领，却不露声色。他的姓名就是一面威胁的旗帜，他的宫殿就是一个据点。貌似风平浪静，然而我却能感觉到他在某篇布局。这种不显山不露水之举更让我焦虑。对于一个没有迈出一步的人，怎么采取措施去阻止他前进呢？”**

**～～～**

**复辟最初若干年，皮莫林先生曾为图卢兹市的民选议员。**

**作为议员，皮莫林未能在议院引起任何影响，倒是他那些不假思索的唐突之言令他小有名气。**

**一日，在同一场听证会上，科特道尔省的议员佩图先生登台了三次，皮莫林嚷嚷道：“啊，这什么情况！难道总是该佩图先生发言吗？”**

**～～～**

**圣西蒙与权贵们相处，总是以一种从容洒脱的姿态：**

**“不可否认，他说，法国拥有各学科的天才，美术和手工艺领域同样人才济济，然而可悲的是一天之内，她便失去了：大先生[[114]](#footnote-114)，国王的弟弟，昂古莱姆公爵，奥尔良公爵……同时失去的还有宫廷所有高官，国家重臣、参谋，所有侯爵，每个主教……,这一切之外，还有1万最富有的领主，他们之中的相当一部分过着高贵的生活，善良的法国人也许会为此感到悲伤……但这4万国之栋梁的逝去换来的忧伤纯粹是会情感层面的，国家的政治不会由此产生任何伤痛感。首先，那些空缺将很轻易就被填补了。一大波法国人正候着要行驶国王兄弟，以及……“大先生”的职权”。**

**～～～**

**雨果在他的《所见所闻》一书中，记述了他与路易菲利普的下面这段对话。**

**——雨果先生，国王说，人们对我的评价很糟糕，他们说我细腻，非常灵活。这不是在说我是个叛徒吗。我感到很受伤害。我好好的一个正直诚实人，总是勇往直前。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心胸开阔。梯也尔和我共事一段时间后，有一天对我说：**

**——陛下，您很细腻，不过我比您更甚。**

**——不对，我回答说，您对我说这句话本身就证实您说的不对。**

**～～～**

**依然是维克多雨果的描述：**

**“布洛格利公爵退出内阁那天，竟然高兴地在议会大厅里跳起舞来。**

**迈容元帅正好彼时抵达，便问：**

**——您在干什么，亲爱的公爵？**

**——元帅，我离开内阁了！**

**——您如同智者般进入内阁，出来时却像个疯子，不乏幽默的元帅道。**

**～～～**

**重重艰难困阻后，路易菲利普终于在1832年10月11日组建起了内阁。**

**梯也尔是其中最为耀眼的。**

**然而，尽管他重权在握，因为担心议会的敌对，他对登上讲坛始终怀有恐惧心理。**

**鲁瓦耶克拉尔的这句话打消了他的顾虑：**

**——您情绪波动？那么，您就看看那些脑袋吧。**

**～～～**

**亨利 马洛曾这么描述梯也尔的口才：他的语言通俗易懂，并因其简洁而极具说服力；他深入浅出地使人信服；纤弱的声音变得像有穿透力，丰富的肢体动作加强了语句的说服力。就这样，他控制了其他人的思想，动摇了对手的信心。**

**雷昂听了，挫败感油然而生，生气地冲他嚷：**

**——你给我住嘴，罗纳河谷口！**

**～～～**

**亨利 马洛非常有趣地讲述了梯也尔1840年辞职的事：**

**“在接见梯也尔时，路易菲利普大声道：**

**——话说，我昨天见到莫雷了。我问他是否现在愿意做事，您知道他怎么答复的？他说现在还不想出来做事，说我应该留着您。您对他的回答不惊讶吗？**

**——可是，陛下，您的问话更让我讶异。”**

**梯也尔和同僚们哄然大笑，将起草的国王演讲稿结束词拟得不像一个国王的口吻……22日，国王果然接受不了这篇讲稿。其中一位大臣和国王道：**

**——将它退还给我们吧，陛下，是时候了。我们什么也干不了，还阻止一切。”**

**～～～**

**梯也尔上台之初塔列朗曾经支持过他。某日，蒙弘与塔列朗聊起梯也尔：**

**——梯也尔是个不错的小伙，对于一个暴发户来讲，还不算太粗鲁无礼。**

**——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吧，塔列朗接着道：这是因为梯也尔不是什么暴发户，他是一步登天了。”**

**～～～**

**梯也尔步入政界之初，其可谓不择手段的勃勃雄心甚至令他最可靠的朋友也颇为不满。就连曾经长期支持过他的塔列朗，也禁不住一天对路易菲利普道；“这是个永远不会餍足的年轻人。他的确富有才华，但法国会坏在他的这种才华手中。”**

**梯也尔本人的母亲亲口证实塔列朗所言非虚：“谁要让他上了车，那人在车内的位置很快就会丧失。”**

**～～～**

**博斯克在回忆议会生涯之时，曾讲述：“梯也尔先生忍受不了旁人与其意见相左。理屈词穷之际，他常常会叫骂不公平，无信无义，迫害，抱怨对方忘记了他年高望重。有位机智人士将最后这句话翻译成：‘我年长，所以我有理’。”**

**～～～**

**杜邦曾经长期担任议会主席，在位期间，与性情温和，但坚定固执的路易菲利普不时意见相左。**

**一天，讨论进行得没完没了，杜邦失去了耐心，不管不顾地冲国王粗声嚷起来：**

**——陛下，我怎么感觉我们两个从来就不能意见一致呢。**

**——颇有同感，路易菲利普柔声答道，只不过，我从不敢对您说出口。**

**～～～**

**木桐元帅－劳波伯爵是一位勇士，甚至拿破仑都曾说：“我的木桐是头狮子”，他而且珍视下属生命，尤喜悦谦卑之士。**

**在一次暴动中，他仅靠使用火箭便击退了敌人，这令他声名大噪。**

**劳波伯爵曾统帅国民卫队。**

**一日他在杜伊勒丽庭院中为一次战役布局操练，见士兵们松松散散，步子凌乱的样子。**

**部队踩着体操步，作溃败状之际，元帅嘶声力竭地吼起来：**

**——关上铁栅栏门，这群跛脚鸭完蛋了，赶着去投河呢。**

**～～～**

**路易菲利普在位的整个时期，都在不惜一切代价地想要得到英国的联盟。**

**英格兰是当时欧洲唯一的自由派，合法的君主国只在形式上承认这位“巷战国王”。然而，无论对于他本人还是法国，在他统治期间，都被英国牵着鼻子走。**

**内阁大臣们对此颇为担忧。一日，美代尼希对国王道出了忧心：**

**“法国和英国的联盟，就如同人与马之间的关系。只不过我们不应该总当那匹马。”**

**～～～**

**当代**

**拿破仑三世在他统治的前10年颇为专横独裁。媒体的咽喉被勒得紧紧的，过度自由的思想和言论受到严厉的惩罚。**

**不过，杜伊勒丽和贡皮涅的王宫庭院里，皇帝和他身边的一众人等显然不在受禁之列，过着逍遥欢愉的时光。**

**随着共和国再次到来，舆论的气氛和言谈间的调调也随之转变。那些惯常戏谑讽刺，针砭时政之士解脱了禁锢束缚。然而精神面貌也不再似以往那么雅致细腻，不变的是法国人一贯的讥讽辛辣。**

**拿破仑三世的堂兄弟小名扑隆－扑隆，长得五短身材，大腹便便。他在杜伊勒丽宫走到哪里，哪里就弥漫着糟糕的情绪。**

**拿破仑随处都要彰显其帝王之威，这让扑隆扑隆非常不快，且无法释怀。**

**然而他那些犯上的冒失言行总能得到温厚的拿破仑的宽宥。**

**某日，他讥讽君王道：**

**——你想知道吗？你跟我们的叔叔，伟大的皇帝之间毫无共同之处。**

**——可惜啊！可惜啊！我和他是一家人。拿破仑三世充满哲学意味地回答道。**

**～～～**

**有一天，在盘点了身边最亲近的那些人的政治倾向后，拿破仑三世对一位熟人道：**

**“我的皇后是一位正统派，**

**瓦莱斯基是奥尔良派，**

**我呢，则是共和派，**

**这儿唯一的拿破仑派是佩尔斯尼，却是个疯子！”**

**～～～**

**尽管当上了皇帝，拿破仑三世难以得到欧洲各宫廷的认可。**

**法国的1848年革命撼动了君主制的根基，拿破仑帝国的重建令各国君王不无担忧。**

**沙皇对法国的新国君尤其表现得敌意十足。**

**拿破仑即位后致函沙皇，信首使用了君王间的通用客套：“我的好兄弟”，沙皇则用“我的好朋友”回复拿破仑。**

**他意在向法国君主指出，神授君权和民选君王之间是存在差异的。**

**拿破仑装得若无其事，并不生气，在回信中还颇为机智地感谢沙皇措辞微妙，他写道“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兄弟，但是选择朋友。”**

**～～～**

**圣热那维耶芙教堂一度被改为用来存放“国家的荣耀们的先贤祠”。**

**墓穴中长眠的无疑都是杰出人士的遗骸，然而他们当中有的对上帝的敬虔度显然是欠缺的。**

**然而第二帝国时期，先贤祠重又恢复了天主教敬拜的处所。**

**新本堂神甫的良知受到了拷问。**

**他随后去找拿破仑三世，直截了当地声称自己在那些著名的无神论者墓地上做弥撒感觉很别扭。**

**皇帝捻着他那副大胡髭，反问道：“您不觉得他们比您感觉更不自在吗？”**

**～～～**

**亨利 罗歇福尔坚持不懈地追讨拿破仑三世和他的家人。**

**他写道：“当听说豪姆博格银行被炸的消息，帝国王子问：**

**——是用的炸药吗？**

**——不是，我的儿，皇帝明确地答说。**

**——哦，那这事儿就与我无干了，王子道。**

**这就是所谓皇储，将要统治世界上最美丽国度的皇位继承人，火药就是唯一与他相关的事！**

**啊！看来！他登基那天，也会将炮口对准我们！这个可爱的小天使还真是他父亲的亲儿啊！**

**～～～**

**第二帝国崩溃后不久，随着第三共和国的建立，一股自由之风吹遍全国。**

**各阶层，各行各业的人们无一不在动摇旧时严苛的纪律。**

**见到开始抽起烟斗来的牧师也不会有人感到惊讶。**

**然而南特的主教对此颇为愤愤不平。他奉劝牧师们要谨守节制，告诉他们没有必要增添此类新的需求，更何况烟草还很昂贵。为此没少产生争执。**

**在一次觐见教皇庇护九世的接见中，主教借机向教皇呈明法国的宗教现状。**

**——圣明的父，法国依然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如果您来我国，不知道您会惊讶到何种程度！假使您来到我的教区……**

**年迈的教皇打断道：**

**——我会有所准备，神父，因为您知道，我本人就是个瘾君子！**

**～～～**

**第二帝国政府始终得与顽强的反对势力作斗争。政府的每个败笔和挫折都成为他们额手相庆的理由。**

**卢多维科 哈勒维写道：在意大利战争时期，一位先生随手拿起一份报纸，问报贩：**

**——听说奥地利人打了胜仗，我怎么没看到……**

**——如果是要看奥地利人打胜仗的消息，您应该拿另外一份报纸，报贩回答。**

**～～～**

**麦克马洪元帅一当政，就遭到议会少数共和党人的猛烈攻击。他们认为这位老战士当选总统的唯一目的是为君主复辟做准备。反对派们编排了一系列故事来讽刺挖苦他。虽然没有一个故事的真实性经得起推敲，然而在当时流传得如此之广，今天的人们想要回忆起来毫不费力。让我们重读克拉沃记述的一段政治回忆录：**

**麦克马洪去视察慰问卢瓦河泛滥的灾民，传说他找不出话来安慰受灾的百姓，喃喃地在那儿重复一个词：“水真大啊！水真大啊！”**

**～～～**

**还有一则传闻，说的是麦克马洪去视察圣西尔军校，之前被告知一位黑人学员勤奋努力，聪明过人，学业完成得相当出色。麦克马洪走到这位学员前，唯一找到的鼓励之词是：“您就是那个黑人，嗯，很好，继续吧！”**

**～～～**

**我只再添加一则好玩的故事，这件事传得沸沸扬扬，甚至传到了美洲，不过我相信还没有人记录下来，把它漏掉可真不应该了。**

**“元帅的敌人们对他团团围攻，几近得手。总统感觉应该收回他老朋友，杜克罗将军的某项指挥权。后者不服气，来找他委婉地抱怨这一不公平之举。**

**“啊，亲爱的朋友！麦克马洪动情地说，你啊！你不知道什么是政治，需要付出多么可怖的牺牲，每天早上我得忍气吞声到何种程度。”**

**他又接着说自己很快就要忍无可忍了，听到这，将军心情平复了一些。**

**“啊，那么你原谅我了！麦克马洪又道，告诉我你原谅我了，为证实这点，今晚和我共进晚餐吧……**

**“啊，今晚可不好说了，我要去看《爱尔娜尼》，现在只来得及去换件衣服……**

**“爱尔娜尼！爱尔娜尼！我似乎听说过这名字。唉，我们俩的便餐，把她带来不就得了，不须客套！”**

**毫无疑问，这之后，就该撤去梯子了……**

**那些好事者们要让大家知道，我们无畏的战士终未能邀请到这个客人。”**

**（克拉沃，*政治回忆录*）**

**～～～**

**维多利亚女王深爱她的丈夫——来自萨克森科堡的阿尔伯特亲王。亲王也非常懂得如何既有分寸又尊严地当好女王的夫君，女王和她的政府则十分倚重亲王的智慧和建议。**

**女王为阿尔伯特守丧整整40年。**

**亲王在世期间，王室成为每个英国家庭的典范。**

**偶尔浮现在女王夫妇间的小阴云很快就成为过眼云烟，消逝无踪。**

**然而，有一天，阿尔伯特亲王一生气，当场退下，将自己反锁在自己屋里。**

**女王怒气尚未消，紧随其后：**

**——开门，是女王！**

**亲王在里面装聋作哑。**

**——开门，阿尔伯特，女王重新叫门，是您妻子！**

**如此，女王方完胜。**

**～～～**

**爱德华七世十分擅长外交辞令。他非常不喜欢自己的侄儿－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无论是其本人或者所作所为都令他讨厌。**

**某日，这位德国皇帝又在大放厥词，火药味十足，这回引起了内阁的警觉，然而英国国王思衬侄儿的威胁不会有什么实际后果，随即安慰身边的人：“我侄儿？他就是一个勇猛的懦夫！”**

**～～～**

**威廉二世的几位近臣十分懂得如何应对他们主子的三心二意。他们也不惧时而露骨地表现出他们对主子的感受。**

**“我得经常见到皇帝，近臣中出身最为高贵的巴林道，这样，我总是能设法知道和他最后交谈的是哪一位，从而就能知道他在想什么。”**

**～～～**

**德皇远非高瞻远瞩之人，这一点下面这个小故事是又一个佐证。**

**“缅因号”装甲舰爆炸的灾难性事件导致了西美战争的爆发。**

**众所周知，西班牙人被全线击溃，一败涂地。**

**然而，开战前，威廉二世曾冷冷地写下他那激发敌意的判断：“西班牙人无疑将击败美国佬，因为西班牙舰队强过美国舰队。”**

**～～～**

**为迎接他的英国国王叔叔，威廉二世将其初建的海军基地拥有的全部德国舰队都集结于基尔运河上。**

**大吨位的军舰没有几艘，多数都为轻量级的。**

**爱德华七世有意要让侄儿感受大英舰队的无敌威风，带着典型的英式骄傲，笑说：**

**“我知道陛下您一向喜欢游艇。”**

**～～～**

**红衣主教马修是上世纪末罗马教廷最杰出的人物。**

**马修出生于洛林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也从未试图掩盖其贫简的出生。**

**当他还是个年轻主教时，曾在罗马被介绍给红衣主教霍亨罗赫。**

**这位斯特拉斯堡大主教出生显赫，其兄弟当时是德意志帝国的首相。贵为教会和俗世的亲王，大主教屈尊俯就地接见了庶民出生的高级神职人员。**

**“马修……嗯，您来自洛林，叫马修……？不过，我在斯特拉斯堡有个“拽衣尾”的就叫这个名……会不会是您家族的？”**

**马修神父天使般地微笑道：“哦！上帝啊，很有可能，阁下。因为不瞒您说，我们家族一直是拽着魔鬼尾巴过活的……”**

**～～～**

**德国首相布洛在回忆录里记述了他第一次岀使罗马的情形：**

**当时的欧洲似乎处于凝滞固化状态。君主们如同一个个都会永恒不朽，长久永远地统治下去。没有维多利亚就没有伦敦，没有弗朗索瓦约瑟夫就没有维也纳，没有利奥三世也就没有罗马。**

**布洛接着写道：老教皇尽管跨入90高龄，敏锐的思维依然令他保持尖刻的辞令。**

**某日，他以私人会晤形式接见了一位老妇。**

**可怜的老太太亲见教皇激动得不能自已，结结巴巴地开口道：**

**“最圣明的父，我每晚都祈求好上帝让您活到100岁。”**

**“为什么，我的好女孩，教皇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反问，为什么要给至善的上帝设定界限呢？”**

**～～～**

**加尔莫罗修会自诩得到先知艾利的护佑。**

**不过这不是这儿要说的重点。**

**有位极富有，极虔诚的老妇，身边一直没有亲属。**

**她决定预先立好遗嘱。**

**遗嘱里，她将她的亿万家产通通捐给加尔莫罗修会。**

**又过去了若干年。**

**老妇人的心意发生了改变。**

**就在她离世前不久，一份新遗嘱确定所有财产尽归另一个修会所有。**

**这无疑令卡尔莫罗修会的高级修士恨得咬牙切齿。**

**他而且毫不掩饰对敌手修会的嫉妒恨。**

**对方也不示弱，回敬道：“我知道，您就是旧遗嘱（旧约）里的那位。”**

**～～～**

**一旦某人在讨论政治或文学话题的沙龙享有一定名气，立刻就会引来众多伪崇拜者，随之而来的是没完没了搞得此人心力交瘁的问题，一不小心即落入问题中隐藏的陷阱。**

**不过，我们要提到的这位在两次大战期间颇为瞩目的记者，不仅手持金羽笔，还是位极细腻的心理学家。**

**当一位夫人请他为“诚实的女人”定义时，我们这位好哲人的回答是：“诚实的妇人，您知道，就是在没能成功地使五六个男人过上不幸的生活后，其余生以坚韧不拔的热忱对付唯一一个男人。”**

**～～～**

**大致在同一时期，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曾来到法国，荣耀了法国的舞台。**

**那时，她已不再年轻，也许有那么一刻感觉沮丧，有一天，她嚷嚷着当着众人躲进化妆室：“该就此打住了！是时候了！我找不到火花了，过去的激情之火已经消失！”**

**有位自鸣得意的男子，自然也是个头脑狭隘的家伙，在一旁不知趣地插话：“亲爱的朋友，您还想怎样呢？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啊”，大艺术家如同遭到一记响鞭，反讽道：“可是，先生，有人生下来就是个杰出的傻瓜，可是一辈子都没变。”**

**～～～**

**今天很多年轻人也许没怎么听说过爱德华 帕耶荣这个名字，这位思维机敏的作家在上世纪后半期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

**在未进入这个大名鼎鼎的科学荣誉机构之前，作为候选人的大作家前往日后的同僚家作礼节性拜访，这位不朽者的讽刺精神名声在外。**

**——那么，请您拿把靠背椅来坐吧，亲爱的先生，不朽者可亲地招呼他。**

**——哦，我可不是来这儿坐靠背椅的，亲爱的大师，还是请您给我把扶手椅吧！”**

**～～～**

**如今我们提到或来到蒙马帕斯大街，更多的是想着或看到的是蒙马帕斯大塔楼和火车站，然而，19世纪伊始，尤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条大街曾经是巴黎艺术和知识界的中心。这里高更，马蒂斯，更有一众外国艺术家，尤其是流亡来法国的犹太艺术家在此云集，当中每一位都是在世界艺术史中留名的大咖：夏加尔、莫迪格里阿尼，苏丁，扎德金**

**奥莱利 舍勒在他那个年代，是当之无愧的蒙帕纳斯大街王子。**

**他那脱口而出的俏皮话和机敏的对答没给他少招来仇敌。**

**维克多 库赞某日被引见给舍勒。他猛不丁对舍勒说：**

**——先生，我可不喜欢什么风趣机智。**

**——这我很清楚，奥莱利 舍勒毫不客气回敬道，我读过您的作品。**

**目录**

**序**

**前言**

**中世纪**

**纪尧姆主教**

**玛格丽特王后与她婆婆**

**查理七世与勃艮第公爵**

**路易十一与安娜•德博玖**

**路易十一与宫廷主管德圣堡勒**

**路易十一与星象家**

**路易十二与费尔迪南德**

**受绞刑犯与丑妇**

**西斯特五世的教皇选举**

**西斯特五世与科尔德里派修士**

**特里布莱和棍子**

**特里布莱与查理五世大帝**

**弗朗索瓦一世与卢普拉大法官**

**拉伯雷与杜拜莱红衣主教**

**科尔德里派修士与淫秽罪人**

**维拉斯格与西班牙的大爵爷们**

**阿德莱的男爵**

**孔戴亲王与主教**

**博林的安娜和吐司**

**萨利纳克的泻药**

**萨勒的圣弗朗索瓦和婚姻**

**查理五世大帝和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

**查理五世大帝和德语**

**罗德里盖兹侯爵与客栈老板娘**

**利兹公爵夫人与鸟小姐**

**风流君王——亨利四世的时代**

**亨利四世与多比涅**

**玛丽％德％美第奇与狡诈的塔瓦纳**

**亨利四世和高栋**

**马耶内公爵散步**

**亨利四世和鲁昂议会**

**亨利四世与平头百姓**

**亨利四世和子孙们**

**亨利四世和讷伊桥**

**亨利四世和他被冻的胡子**

**亨利四世与农夫噶亚赫**

**马耶内公爵的白胡子**

**农夫的白胡子**

**国王和农夫**

**德拜耳噶尔得先生和开除教籍**

**诗人马莱尔博**

**黎塞留与图瓦维尔伯爵**

**吝啬鬼马萨林**

**马萨林嘲讽歌**

**黎塞留与马萨林**

**奥地利的安娜和假聋子**

**奥地利的安娜和奥尔良公爵**

**路易十四的时代**

**路易十四的小鞭子**

**蒙庞西耶小姐的鼻子**

**皮特博路伯爵与马尔博路**

**博林布洛克与路易十四**

**（未完）**

1. 拉维斯Ernest Lavisse，19/20世纪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 [↑](#footnote-ref-1)
2. 朗格罗Ch.V.Langlois，19世纪历史学，考古学家，中世纪史专家 [↑](#footnote-ref-2)
3. 博孟 Jean de Beaumont，1240-1255年间在王宫任Grand chambrier ，相当于大内主管。 [↑](#footnote-ref-3)
4. 纪尧姆 Guillaume, 1228-1249年间的巴黎主教，圣路易国王的告解牧师。 [↑](#footnote-ref-4)
5. 卡斯提耶的布朗什 Blanche de Castille，西班牙卡斯提耶王国公主，嫁给路易八世，丈夫早逝后，全心教育和辅佐幼子路易九世，在路易九世幼年和十字军东征时两次摄政。 [↑](#footnote-ref-5)
6. 路易九世(1214年-1270年)，12岁登基，在位期间，攘外安内，扩张国土，改革司法，两次亲征十字军东征，死于第二次东征途中，死后即被罗马教廷封圣，史称圣路易。 [↑](#footnote-ref-6)
7. 查理七世生处内忧外患的英法百年战争中期，包括巴黎在内人口最密集的法国北部地区被英军和国内劲敌勃艮第公爵占据，被迫退至卢瓦尔河以南的布尔日，被讥讽为“布尔日之王”。农家女贞德的出现改变了查理七世的处境，贞德称受圣灵感召，带领法军英勇作战，节节胜利，拥立查理七世在兰斯教堂加冕，极大鼓舞了法国人民的斗志和爱国热情。随后二十年，法军收复了除加莱之外所有土地，将英格兰人赶出了欧洲大陆。查理七世因而被冠以“胜利者”的称号。查理七世晚年与其子，即未来的路易十一世纷争不断。 [↑](#footnote-ref-7)
8. 路易十一，查理七世之子，被称为“谨慎者路易”，其计谋多端，连横合纵为他赢得“国际蜘蛛”“狡猾的路易”的诨号。1475年与英格兰的爱德华四世签订协议，正式终结了英法百年战争。没有了来自国外的威胁，路易十一翦除叛乱的封臣，加强王权和国家的经济发展。 [↑](#footnote-ref-8)
9. 博玖的安娜 Anne de Beaujeu [↑](#footnote-ref-9)
10. 圣保勒 Saint-Pol [↑](#footnote-ref-10)
11. 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年，法国文艺复兴最重要的哲学家和文人之一，他的著作和思想直接影响了培根、笛卡尔、帕斯卡尔、卢梭、爱默生、茨威格、尼采等等。 [↑](#footnote-ref-11)
12. 西科斯特五世 Sixt-Quint [↑](#footnote-ref-12)
13. 科尔德里派修士cordelier，即今方济各派修士 [↑](#footnote-ref-13)
14. 国王的疯子，弄臣，在宫中专司逗乐国王之职，令其在处理繁杂政务之余可放松，娱乐，因而也通常给予较旁人宽松的言语自由度。 [↑](#footnote-ref-14)
15. 查理五世大帝 Charles-Quint [↑](#footnote-ref-15)
16. 弗朗索瓦一世 François I [↑](#footnote-ref-16)
17. 杜普拉 Duprat [↑](#footnote-ref-17)
18. 指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 法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人文主义代表，作家，代表作《巨人传》。他曾在巴黎近郊Meudon [↑](#footnote-ref-18)
19. 杜拜莱Du Bellay [↑](#footnote-ref-19)
20. 维拉斯格Velasco [↑](#footnote-ref-20)
21. 科里尼 Coligny [↑](#footnote-ref-21)
22. 阿德莱男爵－博孟的弗朗索瓦 baron des Adrets, François de Beaumont [↑](#footnote-ref-22)
23. 博林的安娜 Anne de Boleyn [↑](#footnote-ref-23)
24. 圣弗朗索瓦德萨罗Saint-Francois de Sales [↑](#footnote-ref-24)
25. 见习期noviciat：指修会中，正式成为修士前的那段见习期。 [↑](#footnote-ref-25)
26. 埃斯克里阿勒修道院 l’Escorial [↑](#footnote-ref-26)
27. Juan Pedro Hernandez Rodriguez de Villa-Nova de Malafra de Sandiago y Alcantara，西班牙的姓氏由母系和父系姓氏组成，贵族往往会加上领地地名，这位侯爵为了显示自己身份尊贵，在姓氏后面把能加的人名地名都加上了。 [↑](#footnote-ref-27)
28. 多比涅 d’Aubigné [↑](#footnote-ref-28)
29. 玛丽•德美第奇 Marie de Médicis，美第奇家族又一位嫁入法国王室的女子，亨利四世的第二任妻子。 [↑](#footnote-ref-29)
30. 塔瓦纳 Tavannes [↑](#footnote-ref-30)
31. 纳瓦尔王后，应是指亨利四世的前妻Marguerite，亨利二世与卡特琳娜•德美第奇之女，著名的玛戈王后。亨利四世在加冕法国王冠前，称纳瓦尔国王。 [↑](#footnote-ref-31)
32. 高栋 Coton [↑](#footnote-ref-32)
33. 马耶内公爵duc de Mayenne, 即吉斯家族的查尔斯Charles de Guise，法国三十年宗教战争后期“天主教联盟”的首领，亨利四世则是基督教新教胡格诺派领袖，因而两人是政敌。 [↑](#footnote-ref-33)
34. 忘词，manquer ses paroles, 引伸意为食言，言而无行或言而无信。 [↑](#footnote-ref-34)
35. 美尔希 Mercier [↑](#footnote-ref-35)
36. 纳瓦尔的亨利，亨利四世在加冕法兰西和纳瓦尔国国王前，是纳瓦尔国国王。 [↑](#footnote-ref-36)
37. 罐炖鸡国王，亨利四世这个绰号来自他在巡视乡间穷苦人时所说，定要让家家农户每个周末都能吃上一罐炖母鸡。 [↑](#footnote-ref-37)
38. 南特赦令是亨利四世为使新教胡格诺派教徒获得宗教权利而竭力推行的法令，法令的颁布也得到了多数天主教徒的认可或妥协，标志着长达30多年的法国宗教战争的结束。 [↑](#footnote-ref-38)
39. 贝尔日•德西弗莱 Berger de Civrey [↑](#footnote-ref-39)
40. 亨利四世用faire, défaire的文字游戏一语双关，威吓那些与他作对的人。faire装扮, défaire拆散，粉碎 [↑](#footnote-ref-40)
41. 此处应是指亨利四世的第二任妻子，美第奇家族的玛丽，两人的结合纯属政治联姻，无多感情，但玛丽为其诞下包括王位继承人路易十三在内多名子女。亨利四世身边常常不乏情人，故有此揶揄。 [↑](#footnote-ref-41)
42. 噶亚赫 Gaillard，农夫的名字，该词也意为“狡猾的人”，下流胚“paillard”与gaillard一字之差，也是同义词，亨利本想玩文字游戏戏弄农夫，结果反被农夫巧妙地嘲弄了。 [↑](#footnote-ref-42)
43. 德维拉克神父 père de Veyrac [↑](#footnote-ref-43)
44. 马莱尔博 Malherbe [↑](#footnote-ref-44)
45. 三级会议：法国中世纪时的等级代表会议，由神职人员、贵族和市民三个等级派代表参加，主要讨论批准国王增加新税收等问题。 [↑](#footnote-ref-45)
46. 德拜勒格尔得 De Bellegarde [↑](#footnote-ref-46)
47. 诗句 vers在法语里也有“虫子”的意思 [↑](#footnote-ref-47)
48. 潮湿humide，在此意为水一样的性格 [↑](#footnote-ref-48)
49. 干巴 sec ，形容人言行生硬 [↑](#footnote-ref-49)
50. 黎塞留 Richelieu [↑](#footnote-ref-50)
51. 蒙莫朗西－布特维尔 François de Montmorency-Bouteville,决斗早被禁止，但对决斗者的刑罚很少实施，黎塞留红衣主教主张要严格惩罚决斗者，布特维尔伯爵数度违反禁令，参加决斗，并致死致伤对手，尽管出身显赫贵族，仍于1627年被处决，年仅27岁。 [↑](#footnote-ref-51)
52. 图瓦维尔Troisville [↑](#footnote-ref-52)
53. 马扎然 Mazarin [↑](#footnote-ref-53)
54. 孔代 Condé [↑](#footnote-ref-54)
55. 布雷奇尼 Bréquigny [↑](#footnote-ref-55)
56. 奥地利的安娜 Anne d’Autriche，西班牙国王菲利浦三世和奥地利玛格丽特的长女，拥有西班牙和葡萄牙王储，奥地利女大公爵的头衔，11岁许配给同龄的路易十三，14岁结婚，直到23年后，37岁那年终于产下王位继承人，未来的路易十四，为此特修建“恩惠谷”教堂以感恩圣母玛利亚。这座位于巴黎五区王家之门大道的教堂由Mansart和Lemercier设计建造，被誉为巴黎巴洛克建筑中的典范之作，。 [↑](#footnote-ref-56)
57. 奥尔良公爵 Gaston, duc d’Orléan，奥尔良公爵是法国王族的一个头衔，最初由1344年菲利浦六世为其子所设，以后此头衔一直为国王最年长的弟弟专有。 [↑](#footnote-ref-57)
58. 格朗日Ch.-M.Des Granges [↑](#footnote-ref-58)
59. 大小姐Grande Mademoiselle, 即Anne-Marie-Louise d’Orléans [↑](#footnote-ref-59)
60. 几尼guinée，英旧时金币或货币单位，相当于21先令，暗讽马尔博路很吝啬。 [↑](#footnote-ref-60)
61. 项福尔，Nicolas Chamfort （1741-1794），法国作家，以其格言警句著名，曾担任路易十六姊妹的秘书，雅各宾俱乐部成员。 [↑](#footnote-ref-61)
62. 博林布鲁克，应为Henry St John, 1st Viscount Bolingbroke，英国政治家，托利党领袖。 [↑](#footnote-ref-62)
63. 巴拉丁郡公主，即Elisabeth Charlotte，1672年嫁给路易十四的胞弟－奥尔良公爵，其子菲利浦二世在路易十五年幼时为法国摄政王。这位德国公主在婚后写了大量坦率直白的家信，描述了跨越半个世纪，发生在路易十四宫廷中的故事和人物的细节。 [↑](#footnote-ref-63)
64. 拉菲亚德元帅，Louis d’Aubusson, duc de La Feuillade（1673-1725），15岁从军，及至1724年晋升法兰西元帅，其父为拉菲亚德公爵元帅，其叔父为梅斯主教。对话中弗雷谢尔反讽元帅的头衔是世袭所得。 [↑](#footnote-ref-64)
65. 弗雷谢尔，Esprit Fléchier(1632-1710)，作家，传道者，1687-1710年间尼姆主教。 [↑](#footnote-ref-65)
66. 布瓦洛, Nicolas Boileau-Despréaux(1636-1711)，诗人，批评家，为改革当时流行的诗歌样式做出巨大贡献。巴黎十六区的一条街以他的名字命名。 [↑](#footnote-ref-66)
67. 拉辛，Jean Racine(1639-1699)，其文笔纯净优雅，迅疾激情，被认为是“不可翻译”的，与莫里哀，高乃依并称为法国17世纪最伟大的剧作家。 [↑](#footnote-ref-67)
68. 贝里公爵，duc de Berry,此爵位通常为王室较年幼子嗣设立。Berry领地包括限制的Cher, Indre省和Vienne 省的一部分，首府为Bourges [↑](#footnote-ref-68)
69. 德塞维涅侯爵夫人，Marie de Rabutin-Chantal, marquise de Sévigné，出生于巴黎孚日广场一个来自勃艮第的大贵族家庭，父母早亡，外祖父去世后，由当修道院长的叔叔抚养，受到良好的教育，嫁给德塞维涅侯爵后生一女一儿，在她24岁时，侯爵在一次决斗中重伤死亡，德塞维涅夫人未再嫁，而是全心养育儿女，出入巴黎的各个沙龙，尤其是路易十四财政大臣Fouquet的沙龙。女儿出嫁后，她开始给女儿写信，直至过世。德塞维涅夫人的信件风趣生动，流传于世，她也因之名垂法国文学史。 [↑](#footnote-ref-69)
70. 费耐隆，François Fénelon, 大主教，神学家，诗人，作家。 [↑](#footnote-ref-70)
71. 让－巴尔，Jean Bart，1650年出生于敦刻尔克的水手之家，1672年法荷战争爆发，开始服务于法国军队，后又参加九年战争，作战英勇，战功赫赫，尽管出生卑微，依然破格提被拔至中尉、上尉、直至海军元帅。 [↑](#footnote-ref-71)
72. 格拉蒙伯爵，Philibert de Grammont(1621-1707)，出生于加斯科贵族家庭，其祖母为亨利四世情妇，格拉蒙曾称其父纳瓦尔国副王Antoine de Grammont实为亨利四世之子。早年因拒绝神职人员的生活去从军，参加过西班牙和弗朗德斯战争。得罪路易十四流亡英国时娶当时英国宫廷最瞩目的美女伊丽莎白－汉密尔顿为妻。在他晚年时，其连襟安东尼－汉密尔顿为他撰写了以查尔斯二世王宫为背景的传记《回忆录》。 [↑](#footnote-ref-72)
73. 埃斯古拉帕Esculape,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医神。 [↑](#footnote-ref-73)
74. 曼特农夫人，Françoise d’Aubigné Marquise de Mantenon， 出生于1635年，其祖父是亨利四世的忠诚和亲密伙伴，诗人多比涅(Agripa d’Aubigné )。父亲去世后，寄居姑姑家（de Villette）的生活给她留下幸福的回忆。成年后教母的母亲将她带至巴黎，结识了上流社会的男男女女，生活无着的她嫁给了年长多病的贵族诗人斯卡龙，丈夫去世后，她的女友蒙特斯邦夫人请求国王让她看管其与国王的私生子。她远离宫廷纷争，悉心教养孩子，虽貌不惊人，但其从容淡定和谈吐不凡最终吸引了路易十四，国王曾言“她懂得怎样爱人，被她所爱一定无比愉快”。她用国王给她的奖金购置曼特农地产，获颁曼特农侯爵夫人称号，在王后去世后成为国王的第二位妻子。尽管因地位悬殊，婚礼秘密举行，从未见诸任何官方记录，也无王后的名份，但她的虔诚仁爱和智慧为其赢得声誉和威望。她陪伴国王三十余年，在生活和政治上对路易十四的影响都是不容忽视的。曼特农夫人开办女子学校，亲力亲为参与校规制定等各项事务，她的慈善办学和男女享有同等教育权等理念，对近代启蒙时期和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女性思潮和运动都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她在路易十四去世后4年离世，享年83岁。 [↑](#footnote-ref-74)
75. 沃邦，Sébastien Le Prestre de Vauban(1633-1707)，侯爵，元帅，杰出的军事工程家，防御工事设计师，为后世军事建筑作出巨大贡献，他设计主持修建的法国北部，东部和西部的一组12处最具代表性的防御城堡和工事被联合国教科文列为人类世界遗产名录。 [↑](#footnote-ref-75)
76. 卢福瓦，François Michel Le Tellier, Louvois侯爵，1683至1715年路易十四的首席大臣，为国王增军40万，。 [↑](#footnote-ref-76)
77. 维拉尔Villars [↑](#footnote-ref-77)
78. 卢森堡元帅， [↑](#footnote-ref-78)
79. [↑](#footnote-ref-79)
80. 奥格斯堡同盟Ligue d’Augsbourg，1688-1697年，又称九年战争，战争一方为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另一方是由荷兰和英国国王威廉三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萨伏瓦的维克多阿美得二世和神圣罗马帝国多位亲王结成的大同盟。**得罪 zui峘뿶㕰筧녪鞭킈胰⢀ꂯ峨뿶癙鞬⦀ꂯ峘뿶킈胰辠鞬㚀ꂯ⦀ꂯ甮鞬Ā﷽﷽﷽﷽﷽﷽﷽﷽﷽﷽**荷兰战争后，法国成为欧洲第一强国，路易十四为巩固和拓展疆域，挑起战争，最终以双方言和告终，法国放弃扩张，承认威廉为英国国王，归还洛林地区。 [↑](#footnote-ref-80)
81. William III d’Orange，1689-1702年期间英国及苏格兰爱尔兰国王威廉三世 [↑](#footnote-ref-81)
82. 路易十四和法国历代君王一样，信奉天主教，格拉蒙 [↑](#footnote-ref-82)
83. Samson，《圣经》旧约中力大无比的勇士，此处指刽子手。 [↑](#footnote-ref-83)
84. 摄政le Régent ，1715-1723年期间路易十五年幼时任摄政亲王。他是路易十四胞弟奥尔良公爵菲利浦与巴伐利亚的巴拉丁公主之子。 [↑](#footnote-ref-84)
85. 德维勒鲁瓦，Francois de Neufville, duc de Villeroy（1644-1730），贵族出生，王宫里长大，是路易十四和菲利浦公爵的幼时伙伴。国王的这位近臣容貌俊美，风流倜傥，在战场上表现英勇，但并无太大建树，依然被拔擢为法国元帅。路易十四去世时，指定他为路易十五的督导，期间得罪摄政被逐出宫廷，路易十五执政后又恢复一切名誉。 [↑](#footnote-ref-85)
86. 酒坛子，pot de vin, 法语里也可是贿赂的代名词， [↑](#footnote-ref-86)
87. **Aix-la-Chapelle协定，** [↑](#footnote-ref-87)
88. 指为促进对东印度贸易于1664年设立的法国东印度公司和为抗衡英国和荷兰而设立的，在北美和西印第安开展贸易的西方公司。 [↑](#footnote-ref-88)
89. [↑](#footnote-ref-89)
90. Jeanne Poisson [↑](#footnote-ref-90)
91. 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5岁的曾孙子路易十五登基，Villeroy元帅和Fleury主教分别担任他的督学和老师，培养他在实用科学，包括植物，医学，天文学，地理和历史等方面的兴趣，摄政王奥尔良公爵则给予了他政治领域的培训。 [↑](#footnote-ref-91)
92. fermier général字面意思为农民将军，此处指为王室金融机构Ferme générale工作的人，这个设立于1680年路易十四时期的机构起初负责各种税赋收入的管理，其职能于1726至1790年期间得以完全运行。在这个Ferme général内负责征收追讨税收的管理者和股东们被称作fermier général,字面意思是“农民将军”，其实与农民毫不相干，伏尔泰意在讥讽王室金融机构的人偷窃百姓的钱财。 [↑](#footnote-ref-92)
93. 原文为écorcher，有剥皮和敲竹杠双重含义。 [↑](#footnote-ref-93)
94. Alexis Piron，皮龙（1689-1773），剧作家，于1753年入选法兰西学院院士，但他的对头们逼迫路易十五否决了选举，9年后当选第戎科学艺术文学院院士。他著名的诙谐自嘲的墓志铭也是对法兰西学院的嘲弄：“这儿安息着什么也不是的皮龙，他甚至连个院士都不是。” [↑](#footnote-ref-94)
95. 文人共和国：指自文艺复兴以来跨越国界，通过文字和相会聚集起来的欧洲文人们的世界，由于欧洲共同的语言拉丁文，这些人文主义者得以通过文字和旅行保持不断的联系。 [↑](#footnote-ref-95)
96. Hyppolite Clairon (1723-1803)，法兰西喜剧院演员，退休后教授戏剧表演，著有回忆录。 [↑](#footnote-ref-96)
97. Camp volant，流动营，Voler有偷盗，诈骗之意，此处暗讽总农会干的是偷盗欺诈百姓之事。 [↑](#footnote-ref-97)
98. Meudon,位于现巴黎市西南近郊，拉伯雷曾是此地牧师，罗丹也在这里有工作室。 [↑](#footnote-ref-98)
99. Frederic II, 弗里德里希二世，亦称腓特烈大帝，普鲁士王国国王，1740年至1785年在位， [↑](#footnote-ref-99)
100. 查理六世，哈布斯堡家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711年－1740年在位，其长女玛丽 特蕾莎成为哈布斯堡家族最后一位君王。 [↑](#footnote-ref-100)
101. Ganache，巧克力奶糊，民间指笨蛋，傻瓜，无能之辈。 [↑](#footnote-ref-101)
102. 康布雷纳，Pierre Cambronne,1792-1823年间效力法国军队,参加了大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在滑铁卢战役中身负重伤，被英军俘虏。有关其被俘的确切情形有多种说法。战役将近结束时，司令官Colville命令康布雷纳投降，康布雷纳指挥最后几个老近卫军誓死战斗，根据记者Rougement的采访，康布雷纳当时答复司令：“近卫队只有阵亡，没有投降！”当康布雷纳去世后，家乡南特为其竖立的雕像底座上便刻有这句话。然而另有消息称他当时回复了一个字：“他妈的”。 [↑](#footnote-ref-102)
103. 奥尔良派，1830-1883年间波旁王朝次支奥尔良家族和七月王朝的拥护者 ，有时代指温和右派。 [↑](#footnote-ref-103)
104. [↑](#footnote-ref-104)
105. 督政府，Directoire，法国大革命时期热月党人根据共和三年宪法建立的政府，替代公共安全委员会，政权从激进民主派转到温和派手中，至1799年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成立执政府。 [↑](#footnote-ref-105)
106. 原文Je suis d’Inde, 从印度来，发音同“火鸡，蠢货”。 [↑](#footnote-ref-106)
107. 副大执政vic-Grand Electeur，vice在法语中有“副”之意，同时还有邪恶，毛病，缺点的意思。 [↑](#footnote-ref-107)
108. Pékin，清朝法国人对北京的称呼，也有“老百姓”之意，与civil同义 [↑](#footnote-ref-108)
109. Civil在法语中意为：文职，平民，文明，举止礼貌。塔列朗的双关语是：我们把不文明的人叫做军人。 [↑](#footnote-ref-109)
110. Soutenir，支撑，支持，讽喻议会主席所要做的就是支持君王。 [↑](#footnote-ref-110)
111. 正统派，legitimiste, 指那个历史时期波旁王朝长系的拥护者。 [↑](#footnote-ref-111)
112. Merveille,神奇，很好的意思，也特指帝国时期那些穿戴光鲜时尚的男女。 [↑](#footnote-ref-112)
113. marca [↑](#footnote-ref-113)
114. Monsieur，“大先生”，对国王胞弟 的称呼， [↑](#footnote-ref-114)